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

了不起的 大盗奶奶

[英]大卫·威廉姆斯 著 [英]托尼·罗斯 绘 徐匡 译

“罗尔德·达尔绝对继承人”的最新力作



世界著名插画家托尼·罗斯的精美插图



Jieli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系列简介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收入作者四部最新力作。作品描写的是少年儿童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和故事，夸张变形的细节会让你捧腹大笑，温情感人的故事会让你心酸落泪。这种幽默诙谐和新奇故事的巧妙编织，让读者在体味生命、命运、财富、性别角色的同时，照亮心灵，驱赶心灵阴影，缓解心理压力，体现了作者超常的生活和创作智慧，是不可多得的少年儿童治愈系小说，是英国“家庭教育首选读物”。

本书简介

11岁的本恩觉得自己80多岁的奶奶只会嚼薄荷糖、玩拼字游戏，身上全是臭臭的圆白菜味儿，他讨厌和奶奶待在一起。但是有一天，奶奶要带他去冒险，本恩开始研究地下管道，练习游泳，学习各种逃生技巧……当他和奶奶一起就要完成冒险计划、他又重新爱上变成淘气包的奶奶时，英国女王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本恩面对的是惊喜还是灾难？



桂图登字：20-2012-17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under the title:GANGSTA GRANNY

Text © David Walliams 2011

Illustrations © Tony Ross 2011

Translation © translated under license from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e author/illustrator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illustrat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大盗奶奶 /（英）威廉姆斯著；（英）罗斯绘；徐匡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3.1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Gangsta Granny

ISBN 978-7-5448-2816-1

I.①了... II.①威...②罗...③徐...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577号

责任编辑：邓文华 范晓婕 美术编辑：李睿 版权联络：吕越平

责任校对：张琦锋 责任监制：刘冬 媒介主理：詹悦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j@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25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老亲亲奶奶——

等待，

等待，

她总是在窗户边上等待着你的到来。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

LIAOBUQI DE DADAO NAINAI

了不起的大盗奶奶

[英] 大卫·威廉姆斯 著
[英] 托尼·罗斯 绘
徐 匡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 [1.圆白菜水](#)
- [2.鸭子叫](#)
- [3.《管钳工周刊》](#)
- [4.神秘与奇迹](#)
- [5.有点儿伤心](#)
- [6.又凉又稀的蛋](#)
- [7.粪袋](#)
- [8.罐子里的小发套](#)
- [9.黑猫](#)
- [10.一切秘密](#)
- [11.奶酪豆子加香肠](#)
- [12.爱情炸弹](#)
- [13.犯罪一生](#)
- [14.爱管闲事的邻居](#)
- [15.疯狂与刺激](#)
- [16.不行就是不行](#)
- [17.策划盗窃](#)
- [18.探视时间](#)
- [19.一个小的爆破装置](#)
- [20.蹦蹦蹦](#)
- [21.踢踏舞鞋](#)
- [22.穿莱卡裤的吃人暴徒](#)
- [23.遇上警察](#)
- [24.黑水](#)
- [25.幽灵缠身](#)
- [26.黑暗中的人](#)
- [27.拜见女王](#)
- [28.酷刑还是赦免](#)
- [29.武装警察](#)
- [30.一袋糖](#)
- [31.金色光芒](#)
- [32.家庭三明治](#)
- [33.寂静](#)
- [34.齐默助行架](#)
- [尾声](#)

1. 圆白菜水

“可是奶奶太乏味了。”本恩说。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的周五晚上，本恩像往常一样懒懒地坐在爸爸妈妈的车后座上。他又要去他极度厌烦的奶奶家过夜了。

“所有的老年人都乏味。”

“别这么说你奶奶。”爸爸有气无力地反驳，他的胖肚子顶在他们家那辆棕色小汽车的方向盘上。

“我讨厌在她家过夜，”本恩继续表达着他的不满，“她家的电视机是坏的，她只知道玩拼字游戏，她身上全是圆白菜的味儿！”

“公平地说，她身上还真的有圆白菜的味儿。”妈妈表示赞同，她正在抓紧时间画唇线。

“老婆，你总是帮倒忙，”爸爸咕哝着，“我妈身上充其量也只是有一点点煮圆白菜的味儿。”

“我难道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吗？”本恩恳求道，“我也喜欢看那什么交通舞。”他撒了个谎。

“那叫交谊舞，”爸爸更正他说，“而且你并不喜欢它。你说过这样的话，我来引述一下，‘我宁愿吃我自己的鼻屎也不看那种糟粕’。”

本恩的爸爸妈妈酷爱交谊舞，有时候本恩觉得他们爱交谊舞胜过爱他。星期六晚上有个电视节目是爸爸妈妈从来不会错过的，叫《与星共舞》，是一档明星与职业交谊舞者配对搭档的节目。

实际上，本恩觉得，如果家里发生了火灾，而妈妈只能抢救一样东西的话，那她也许会撇下她唯一的儿子而转身去抢那只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曾经穿过的闪亮的金色踢踏舞鞋。弗拉维奥是那个来自意大利的浑身闪亮、皮肤黝黑的大众情人，那个热播电视节目的每一集里都有

他。今晚，他的爸爸妈妈正前往体育馆，去看《与星共舞》的现场版。

“本恩，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不能放弃你那当管钳工的白日梦，你怎么就不能当一个职业舞者？”妈妈说。车子经过一个陡起的路障时猛颠了一下，妈妈的唇线笔在她的腮帮子上留下了曲里拐弯的一道。妈妈有在汽车里化妆的习惯，这意味着她经常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小丑。“也许，当然只是也许，有一天你能上《与星共舞》节目呢！”妈妈兴奋地说。

“因为像那样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实在是愚蠢。”本恩说。

妈妈哀叹了一声，伸手去拿面巾纸。

“别惹你妈生气了。安静一点吧，本恩，做个好孩子。”爸爸语气坚决。他把汽车音响的声音调大，里面毫无悬念地传出了《与星共舞》的伴奏音乐。那张唱片封套上醒目地印着“热播电视秀50首伟大金曲”。本恩憎恨那张唱片，因为他已经听了一百万遍。现在，听这张唱片已经变成对他的折磨了。



本恩的妈妈在当地的一家美甲店工作，那家店叫作“盖尔指甲店”。因为顾客不多，妈妈和另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女士（她的名字毫无悬念地叫作盖尔）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方的指甲上：抛光、清洁、修边、保湿、上釉、封堵、打磨、修锉、喷胶、加长、饰画。她们俩一天到晚地折腾彼此的指甲（除了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也在白天的电视节目中出现时）。这意味着妈妈回家的时候手指头上总是戴着超长的五彩缤纷的塑料假指甲。

本恩的爸爸在当地的一家超市里当保安。截至目前，他从业二十年来最闪光的成就便是抓住了一个往裤子里藏了两桶人造黄油的老头。尽管爸爸已经胖得抓不住任何盗贼，但他往那里一站肯定是可以挡住他们的去路的。爸爸因为错怪妈妈偷了一袋薯片而与她相识，不到一年他和她就结婚了。

汽车拐了个弯儿驶进格雷巷。奶奶的小平房就坐落在这里。它是一整排寒酸的低矮小屋中的一个。住在这个巷子里的人大多是老头老太太。

汽车停住了。本恩慢慢地将头转向小平房。奶奶正透过客厅的窗户满怀期待地往这边儿张望呢。等待，等待，她总是在窗户边上等待着本恩的到来。她在那儿等了多久？本恩想，莫不是从上礼拜就开始了？

本恩是她唯一的孙子。据他所知，除了他，奶奶再也没有其他的客人了。

奶奶向他招了招手，对他微微地笑了笑。本恩板着不高兴的脸勉强地回了她一个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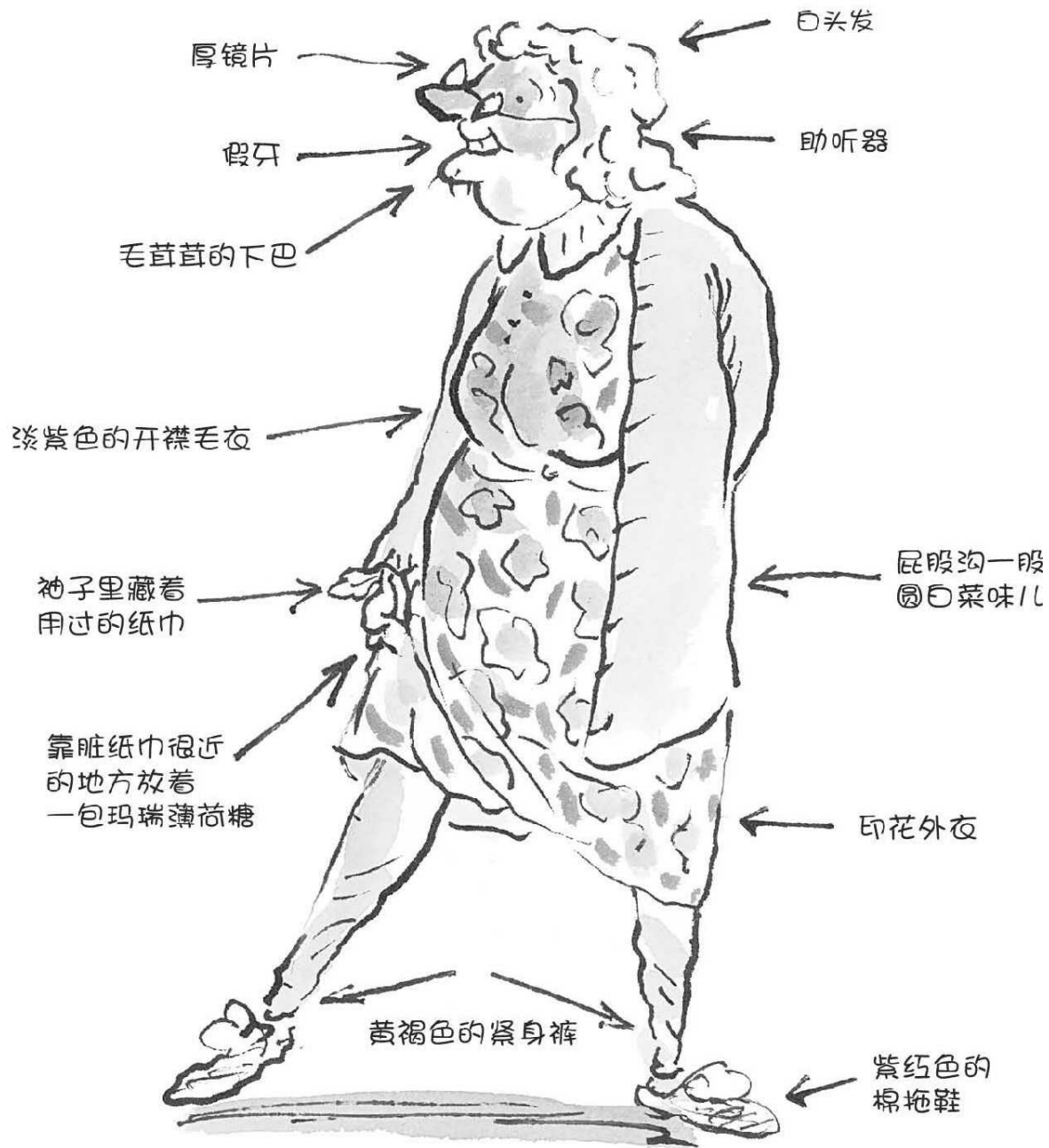
“好吧，我或者你妈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来接你。”爸爸说，车子的引擎并没有停下来。

“你们不能十点钟就来吗？”

“本恩！”爸爸低吼了一声。他打开儿童锁。本恩很不情愿地推开车门走下车去。本恩当然不再需要儿童锁了：他已经十一岁了，车子开动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可能去打开车门。他怀疑爸爸之所以还使用儿童锁，是怕他在去奶奶家的路上跳下车去。车门在他身后“啞”的一声关上了，爸爸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他还没按门铃，奶奶就已经把门打开了。一股很冲的圆白菜味儿扑鼻而来。本恩的感觉就像被打了一记大耳光。

她的样子就像你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典型的奶奶模样：



“妈咪和爹地不进来吗？”她有点沮丧地问，这是本恩无法容忍她的原因之一——她总是像对一个婴儿那样跟他说话。

烦死啦，烦死啦，烦死啦！！！！

奶奶和本恩目视着那辆棕色小车跳过路障疾驰而去，爸爸妈妈也不喜欢和奶奶在一起待着。奶奶家只是他们星期五晚上摆脱他的方便去处。

“不进了，哦.....很遗憾，奶奶.....”本恩语无伦次地说。

“噢，好吧，那我们进去吧，”奶奶咕哝道，“瞧，我已经把拼字游戏摆好了，还有你的茶，我还做了你最喜欢的.....圆白菜汤！”

本恩的脸拉得更长了。别别别！！！他在心里说。

2. 鸭子叫

没过多久，奶奶和孙子便沉默不语地对坐在饭桌两侧。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是这样。

即便爸爸妈妈有一天没坐在家里看《与星共舞》的电视节目，他们也会出去吃咖喱饭或者看电影。星期五晚上是他们的“约会之夜”。自打本恩记事起，爸爸妈妈需要出门的时候都会把他扔到奶奶家。如果他们不去看《与星共舞》的现场版，那他们通常会去“泰姬陵”（是指商业街上的那家咖喱屋，不是指印度的那座古老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大吃印度薄饼。

此时，小平房里能听到的声响只有壁炉上放着的旅行钟的嘀嗒声，铁勺子碰瓷碗的叮当声，还有奶奶那有毛病的助听器时不时发出来的尖锐哨声。看来，奶奶戴助听器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听得更好，而是要让别人变聋。

这又是本恩讨厌奶奶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

1.奶奶总是往用过的纸巾里吐痰，然后再把它窝在开襟毛衣的袖子里，还用它擦孙子的脸。

2.她的电视机从1992年起就坏了，现在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像是长了一身毛。

3.她的家里塞满了书。本恩憎恶读书，可她却拼命地让他多看书。

4.奶奶坚持认为，人应该一年四季都穿厚厚的冬衣，即便是在炎炎夏日也不应当例外，否则就会对身体不利。

5.她身上散发着圆白菜的味儿。（任何一个对圆白菜味儿过敏的人都应该跟她保持至少十里地的距离。）

6.对于奶奶来说，最令人激动的户外活动莫过于拿着发了霉的面包渣去喂池塘里的鸭子。

7.她不停地放屁，还不承认。

8.她放的屁不仅是圆白菜味儿，而且是烂圆白菜味儿。

9.奶奶总是让他很早就上床睡觉。如此之早，还不如不起床呢。

10.她给她唯一的孙子织的圣诞毛衣上装饰着小猫小狗的图案，而且爸爸妈妈非让他穿着不可，直到整个圣诞假期结束。

“汤的味道怎么样？”老太太问。

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本恩一直在搅动着这只缺了口的瓷碗里盛着的灰绿色的液体。他在心中期盼它会突然消失。

然而，它并没有消失。

而且，它变凉了。

一片片凉圆白菜漂浮在一碗凉圆白菜汤中。

“嗯，真好喝，谢谢您。”本恩回答。



“好。”

嘀嗒，嘀嗒。

“好。”老太太又说。

叮当，叮当。

“好。”奶奶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与本恩交谈。

叮当，哨声。

“学校里怎么样？”她问。

“乏味。”本恩咕哝了一声。大人总是问孩子们学校里怎样，这是孩子们绝对讨厌的一个话题。即便是在学校里，孩子们也不愿意谈论学校里的事情。

“噢。”奶奶回应。

嘀嗒，嘀嗒，叮当，叮当，嗖嗖，嗖嗖，嘀嗒，嘀嗒。

“好了，我得去看看烤箱了，”很长的停顿之后奶奶说，“我正在做你最喜欢吃的圆白菜馅饼。”

她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缓缓地向厨房走去。每走一小步都有一小团气体从她松垂的屁股缝里钻出来。那声响就像是鸭子叫。她要不是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假装得特别巧妙。

本恩看着她离开以后便拿着汤碗悄悄地向屋子的另一边爬去。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地上到处堆着书。本恩的奶奶酷爱读书，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她，她几乎都抱着一本书。她的书堆在架子上，排在窗台前，堆在角落里。

犯罪小说是她的最爱，她喜欢读那些关于大盗、银行劫匪、黑手党以及类似人物的书。本恩搞不懂大盗和强盗的区别，大盗听起来似乎更坏。

虽然本恩厌恶读书，但他喜欢看奶奶那些书的封面，那上面有风驰电掣的汽车，还有浓妆艳抹的美女。本恩简直无法相信他这个乏味的奶奶居然喜欢看如此刺激的小说。

她干吗对大盗如此痴迷？本恩很纳闷。大盗一不住平房，二不玩拼字游戏。大盗的身上或许也没有圆白菜味儿。

本恩看书的速度很慢。学校里的老师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很笨的孩

子，因为他跟不上其他同学。校长甚至还让他留了一级，为的是赶上其他同学的阅读速度。结果，他所有的朋友都去了另外一个班，他在学校里变得像在家里一样孤独。而爸爸妈妈除了交谊舞什么都不关心。

本恩在爬行的途中差点撞翻了一摞有关真人真事的犯罪书，经过这惊魂时刻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墙角边放着的一盆绿植旁。

他飞快地将剩下的菜汤倒进了盆里。那绿植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即便它还没死，奶奶的那碗冷菜汤也一定能让它毙命。

突然，本恩又听见了奶奶屁股的呱呱声。她正在往客厅走来，本恩赶紧冲回到饭桌旁。他坐在那里，眼前放着空碗，手里拿着小汤勺，尽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把菜汤喝完了，谢谢您，奶奶。真好喝！”

“很好，”老太太说，她用托盘端着一只汤锅缓缓地走回到饭桌旁。“我这里还有很多呢，好孩子。”她微笑着又给他盛了一碗。

本恩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3. 《管钳工周刊》

“我怎么找不到《管钳工周刊》了呢，拉吉？”本恩问。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本恩正在当地一家报刊店的杂志架子上翻腾。他哪儿都找不到他最喜欢的那本出版物。这本杂志是给专业管钳工看的，但本恩被那一页又一页的管子、龙头、储水箱、浮球液位开关、锅炉、水池和下水道给迷住了。《管钳工周刊》是他唯一喜欢读的东西，主要原因便是它里面充满了图片和示意图。

自打本恩能拿得动东西以来，他就喜欢管钳工的活儿。其他的孩子在澡盆里玩鸭子，他则跟爸爸妈妈要一些零星的管子拼接在一起，制成复杂的水道。如果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他会把它给修好。如果马桶堵了，他不仅不觉得恶心，而且简直高兴坏了。

本恩的爸妈并不赞成他当管钳工。他们想让他又有钱又有名。据他们所知，还从来没有一个管钳工是又有钱又有名的。本恩虽然读书不灵，但双手却是非常灵巧。每当家里来了管钳工修理漏水管道，他会完全沉迷其中。他满怀崇敬地看着管钳工干活，就像一个年轻医生观摩一个正在手术的伟大的外科大夫一样。

然而，他总是觉得愧对爸妈。他们迫切地想让他实现一个他们未曾实现的夙愿：成为一个职业交谊舞者。本恩的爸妈爱上交谊舞的时候已经太晚，自己是成不了比赛冠军的了。而且，坦率地说，他们似乎更愿意坐在那里看别人在电视上跳，而不是真正地参与。

于是，本恩尽量不张扬他对管钳工的浓厚兴趣。为了不伤爸妈的心，他把《管钳工周刊》堆放在床底。他和拉吉达成共识，每个星期，拉吉都会帮他把杂志预留在一边。可是现在，那本杂志哪儿都找不到了。

本恩找了《重摇滚^[1]》和《热度》的背后，甚至还在《女士》下面瞧了瞧（不是真正的女士，我指的是那本叫作《女士》的杂志），但都徒劳无功。拉吉的店面异常杂乱，可人们仍然从几里地之外来光顾这

里，因为他总能让他们的脸上露出笑容。

此刻，拉吉正站在一个小梯子上做圣诞装饰。嗨，我说是“圣诞装饰”，实际上他也就挂了条横幅。那横幅上原本写着“生日快乐”，现在他用涂改液抹掉了“生日”两个字，用圆珠笔涂上了“圣诞”。

拉吉小心地从梯子上走下来，帮本恩找他的杂志。

“你的《管钳工周刊》，嗯……让我想想，你在太妃糖边上找了吗？”拉吉问。

“找过了。”本恩回答。

“没在描红书的底下吗？”

“没有。”

“口香糖底下呢？”

“也找了。”

“那就太奇怪了。我的确给你订了一本，小本恩。嗯，非常奇怪……”拉吉用极慢的语速说，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说话的速度总是很慢，“真是抱歉，本恩，我知道你很喜欢这本杂志，但我的确想不起来放哪儿了。今天的可爱多冰激凌有特价。”

“现在是十一月啦，拉吉，外面冷得不得了，”本恩说，“谁会想在这个时候吃冰激凌？”

“一旦听到我这里有特价，所有人都会想吃的！你瞧，买二十三个可爱多，可以免费赠一个！”

“我干吗要买二十四个可爱多？！”本恩乐了。

“哦，那我可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先吃十二个，然后再把另外十二个放口袋里留着以后再吃。”

“那可真够多的，拉吉。你干吗急着要把它们处理掉？”

“明天就过期了，”拉吉说，他蹒跚地走到冰柜前，拉开玻璃门，从里面拿出一大纸箱可爱多，一团冷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小店。“看，最佳消费日是11月15号。”

本恩仔细看了看纸箱：“这上头写的是1996年的11月15号。”

“噢，那就更应该给特价了。OK，本恩，这是我最后的底价。如果你买一盒可爱多，我免费给你十盒。”



“拉吉，我真的不买，谢谢你。”本恩说。他往冰柜里面瞧了瞧，想看看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潜伏在那里。这冰柜从来没有除过霜，即便在里面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猛犸象，本恩也不会觉得奇怪。

“等等，”本恩叫了起来，他把几根长着霜的冰棍拿开，“在这儿！《管钳工周刊》！”

“噢，对了，我记起来了，”拉吉说，“我把它放那儿，好给你保保

鲜。”

“保鲜？”本恩不解。

“噢，年轻人，杂志是星期二出的，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所以我把它放在冰柜里，好给你保保鲜啊。我可不想让它变质了。”

本恩不明白杂志怎么会变质，但他还是对拉吉表示了谢意：“你真好，拉吉。我买一包罗罗巧克力糖吧。”

“我可以卖你七十三包罗罗，但只收你七十二包的钱！”报刊店主带着诱惑的微笑大声说。

“不，谢谢了，拉吉。”

“那一千包只收九百九十八包的钱呢？”

“不，谢谢。”

“你疯了吗，本恩？这可是很大的优惠啊。好吧，好吧，你可真会砍价，本恩。那我卖你一百万零七包罗罗，只收你一百万零四包的钱。这意味着你可以有三包完全免费的罗罗！”

“我只要一包，外加一本杂志，谢谢你。”

“好吧，年轻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我还是得等一下再看这本杂志。我又得去我乏味的奶奶家过夜了。”

自打本恩上次去奶奶家之后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令人害怕的星期五又到来了。爸爸妈妈准备去看一部言情片，这是妈妈给这类电影起的名字。无非是些浪漫加亲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恶心，恶心，恶心。

“咳，咳，咳。”拉吉说。他一边数着本恩的钱，一边直摇头。

本恩立刻觉得害臊了，他从没见过报刊店主这样的反应。像所有其他当地的孩子一样，本恩把拉吉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普通

的大人。在他们看来，拉吉身上充满了活力，总是笑声不断。拉吉和家长、老师以及所有那些因为块头比他大而喜欢教训他的成年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小本恩，奶奶岁数大并不代表她就乏味。我自己也上了年纪。每次我看见你奶奶，我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可是……”

“别对她太苛刻，本恩，”拉吉婉言相劝，“有一天我们都会变老，你也不例外。我相信，你奶奶一定会有一两个秘密。老人家总是会有……”

[1] 重摇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嘈杂的音乐”，它由电子装置的大量使用所构成，此外爆发力大的主唱也是重摇滚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书脚注若未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4. 神秘与奇迹

本恩根本不相信拉吉的判断。那天晚上依旧是老一套。奶奶给他准备了圆白菜汤，然后是圆白菜馅饼和当作甜点的圆白菜慕斯。她甚至还在什么地方买到了圆白菜味儿的饭后巧克力。吃完晚饭，奶奶和本恩像往常一样一起坐在那张散发着霉味儿的沙发上。

“到玩拼字游戏的时间了！”奶奶宣布。

*

圆白菜味儿的巧克力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好吃，实际上它听起来也不咋样。

太好了，本恩想，今晚会比上周无聊一百万倍。

本恩讨厌拼字游戏。要是他有办法的话，他会制造一枚导弹，把全世界所有的拼字游戏板都轰到外太空去。奶奶从橱柜里拿出一个落了灰的拼字游戏盒，在厚椅垫上摆开了阵势。

本恩叹了口气。

虽然也许只是几个小时的工夫，但是在本恩看来，时间似乎过去了几十年。他先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字母，然后看了看整个棋盘。他已经拼出了这样一些词：

BORING (无趣)

ANCIENT (古老)

QUACK (鸭子叫；得双倍的分)

POINTLESS (无意义)

PONGY (难闻)

WRINKLES (皱纹)

CABBAGESICK }/kt} (圆白菜恶心症; 得三倍的分) }/kt}

ESCAPE (逃跑)

HELP (救命)

IHATETHISSTUPIDGAME (我讨厌这个愚蠢的游戏。奶奶说这个词不算分, 因为它是句子不是词)。

他还剩下了E、M、I、U和D。奶奶拼出了MURRAYMINT这个复合词, 于是本恩使用词尾的T拼出了TEDIUM (乏味)。

“好了, 快八点了, 年轻人,” 奶奶看着她的小金表宣布, “我想你该睡觉了……”

本恩在心里哀号了一声。睡觉觉! 他已经不是个蹒跚学步的幼童了。

“但是, 我在家里九点钟以后才睡觉呢!” 他抗议道, “如果早晨不上学, 我十点钟以后才上床呢。”

“不行, 本恩, 你现在就得去睡觉。”老太太一旦打定主意态度是很坚决的, “别忘了刷牙。如果你喜欢, 我过一会儿就去给你讲个故事。你以前总喜欢在睡觉前听我讲个故事。”

之后, 本恩站到了卫生间的瓷盆前。这是一个阴冷的、没有窗户的房间, 屋子里只有一条寒碜的、磨毛了边的小毛巾和一块用了很久的肥皂。后者看上去一半像肥皂, 一半像霉团。

本恩厌恶刷牙, 于是便假装刷了起来。假装刷牙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不要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我教你们的, 但如果你们愿意尝试, 只要按照下面的这个方便的指南操作就可以了:



1.打开冷水龙头



2.把牙刷沾湿



3.挤出一点点牙膏到手指上，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



4.用舌头抵着牙膏在嘴巴里转悠



5.突出牙膏



关上水龙头

瞧，是不是很容易？差不多像刷牙一样容易。

本恩看着卫生间镜子中的自己。他已经十一岁了，但却没有他盼望的那样高。于是他踮起脚站了一会儿，他渴望长大。

他想，只要再过几年，他就可以变得高一点儿，身上的汗毛就会重一点儿，脸上的青春痘就会多一点儿。到那时，他周五的晚上就会非常不同了。

他就再也不用待在乏味的奶奶家了。到那时，他就可以像城里其他大孩子一样做所有激动人心的事儿了：

和一帮朋友在售酒商店门口转悠，直到被人勒令离开。

和几个穿运动装的女孩子一起坐在公交车站，口里嚼着口香糖，却迟迟不上车……

是的，无数的神秘与奇迹在等待着他。

然而，现在，即便外面还有亮光，即便本恩还能听见附近公园里男孩子们踢球的声音，他却不得不上床睡觉了，睡在奶奶破旧小平房里的一间又潮又小的屋子里的一张又硬又小的床上。那张床也有圆白菜味儿。

而且，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是很冲的圆白菜味儿。

本恩叹了口气，把头埋在了床单底下。

就在这时，奶奶轻轻地推开了他卧室的门。他赶紧闭上眼，假装睡着了。奶奶蹒跚地走到他的床前。本恩能够感觉到她在他的旁边站了片刻。

“本来想在你睡觉前给你讲个故事的……”她轻声说。在本恩很小的时候，老太太经常给他讲故事，讲那些关于海盗、走私贩和超级罪犯的故事。可是现在他已经长大了，不愿再听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了。

“真可惜，你已经睡着了，”老太太说，“好了，我只是想对你说，我爱你。晚安，我的小本本。”

他也讨厌别人叫他“本本”。

还有那个“小”字。

噩梦仍在继续。本恩感觉到奶奶正弯下腰准备亲他。她下巴上那刺人的汗毛很不舒服地蹭着他的腮帮子。接着，他听到了那熟悉的有节奏的呱呱声。老太太每走一步屁股就吱扭一声。她就这么吱扭吱扭地走到门旁，在她身后把门带上，留下一屋子的屁味儿。

真是忍无可忍，本恩心里说。我必须得逃走！

5. 有点儿伤心

“啊……克噗……特……啊啊阿克……噗噗噗特……”

不，读者，你没有搞错，你没有错买这本书的斯瓦希里语版。你听到的是本恩正在等待的声响。

奶奶在打呼噜。

她睡着了。

“啊啊阿克……噗噗噗特……啊啊阿克……”

本恩从屋子里爬出来，辗转来到了客厅里的电话机旁。这是一台老式电话，拨起号来像猫叫。

“妈……”本恩小声说。

“我听不见你说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大喊，背景里传来了很响的爵士乐的声音。她和爸爸又在剧场里看《与星共舞》的现场版了。她大概正流着口水呢，因为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也许正扭动着屁股，击碎了成千上万家庭主妇的心。“出什么事啦？一切都还好吗？那只老蝙蝠还没死吧？”

“没有，她还好。但我讨厌待在这里。你能不能来把我接走？求求你了。”本恩小声说着话。

“弗拉维奥第二支舞还没跳呢。”

“求求你了，”本恩在乞求，“我想回家。奶奶太乏味了。和她在一起真是折磨。”

“跟你爸爸说。”本恩听到她捂着电话把它交给了爸爸。

“喂！”爸爸大喊。

“快把声音降下来！”

“你说什么？”他又喊道。

“嘘！快把声音放低点。你要把奶奶吵醒了。爸，你能来接我吗？求你了。我讨厌这里。”

“不行，我们走不开。这场演出是一辈子才有一次的机会。”

“可你上礼拜五刚看过！”本恩抗议道。

“那就是一辈子才有两次的机会。”

“你说过你下个礼拜五还要去看的！”

“听着，年轻人，你要是再无理取闹，我就让你和她一起待到圣诞节。再见！”

话说到这儿，爸爸把电话挂了。本恩小心地把话筒放回到支架上，电话机发出轻微的一声“叮”。

突然间，本恩注意到奶奶的呼噜声已经停了。

她听见他刚才说的话了吗？他往身后看了看。他觉得他看到了她的影子，可转瞬间那影子已经不见了。

没错，本恩是觉得奶奶极其乏味，可他不愿意让她知道这一点。毕竟，她是一个孤独的、失去了丈夫的老妇人。她的丈夫在本恩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本恩内疚地爬回到那间又冷又潮的屋子里。他等啊等，等啊等，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吃早饭的时候，奶奶看起来有点儿异样。

她比以往更安静了一点儿，也许是更老了一点儿，显得有点儿伤心。

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她听见我打电话了吗？本恩心里想。我真的希望她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本恩坐在厨房的那张小餐桌旁，奶奶则站在烤箱边上。她假装在研究烤箱旁的墙上钉着的一本挂历。本恩能够感觉出她是在假装，因为那挂历上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没有。

这是奶奶忙乱的日子里典型的一周：

星期一：做圆白菜汤。和自己玩拼字游戏。读一本书。

星期二：做圆白菜馅饼。读另外一本书。放屁。

星期三：}kt}做一道叫作“惊讶巧克力”的菜。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根本不是用巧克力做的，它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的圆白菜。

星期四：嚼一整天的玛瑞薄荷糖。（她能让一块薄荷糖在嘴里待一辈子。）}kt}

星期五：仍然在嚼昨天的那块玛瑞薄荷糖。我再好不过的孙子要来看我了。

星期六：我再好不过的孙子走了。坐下来歇会儿，累坏我了。

星期天：吃烤圆白菜，佐餐菜是炖圆白菜和煮圆白菜。放了一天的屁。

终于，奶奶把目光从挂历上收回来了。“你的妈咪和爹地很快就要到了。”她打破了沉默。

“是的，”本恩看着表说，“再过几分钟就该到了。”

这几分钟感觉就像是几小时，甚至是几天、几个月。

一分钟可以是很长的时间，你不信吗？那你自己坐到一个屋子里，什么都不干，只是数六十秒。

你照我说的做了吗？我才不信呢。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要你真的到

一个屋子里去数六十秒。

我不准备把故事讲下去了，除非你照我说的做。

反正被浪费的不是我的时间。

我有一整天的时间。

好了，你数完了吗？很好。现在我们接着讲故事……

十一点刚过，那辆棕色的小汽车就停在了奶奶的门前。妈妈像接应抢银行的盗匪一样，一直把引擎开着。她侧过身来，打开后车门，以便让本恩能够飞快地冲进车里，然后他们俩能够赶紧离开。

奶奶站在前门口，看着本恩拖着沉重的步伐往汽车那边走去。“你想进来喝杯茶吗，琳达？”她大声喊。

“不啦，谢谢了，”本恩的妈妈说，“快，本恩。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进来！”她加大了油门，“我可不想和这位老亲亲多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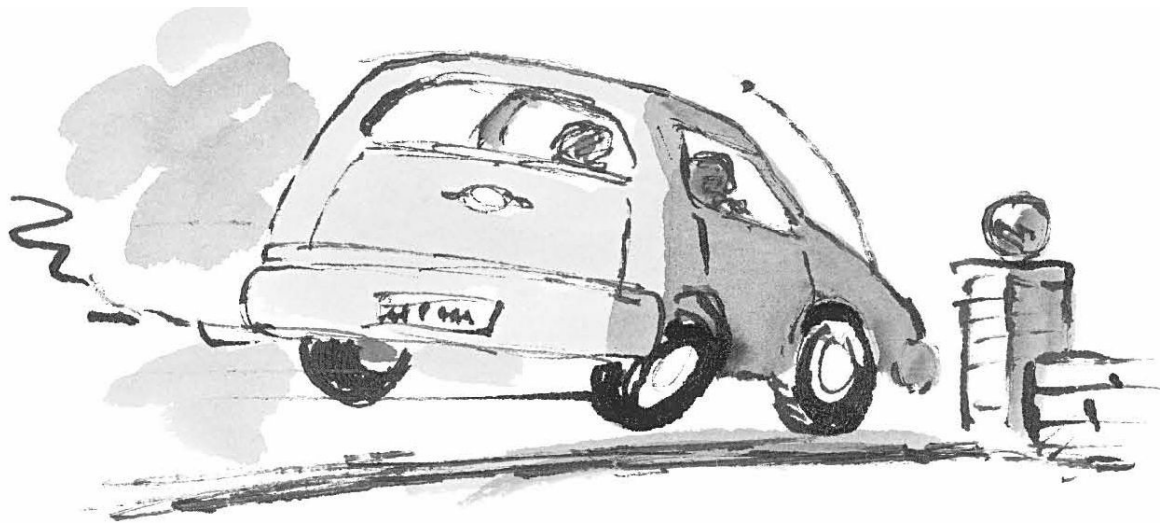
“嘘！”本恩说，“她会听见的！”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奶奶的吗？”

“我没那么说，妈妈。我只是说我觉得她很乏味，可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一点。”

妈妈开车驶出格雷巷的时候大笑了起来：“不用担心，本恩。你奶奶的头脑并没有那么灵敏，她很多时候可能根本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本恩皱了皱眉头，他可不那么肯定。事实上他完全不肯定。他还记得吃早饭的时候奶奶的表情，他突然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奶奶懂的东西远比他想象的多……



6. 又凉又稀的蛋

要不是本恩记得带上了他的杂志，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会和上次一样无聊。爸爸妈妈又一次把他们唯一的孩子扔在了奶奶家。

他刚一到门口就从她的身旁冲过，一头扎进了他的那间又冷又潮的小卧室。他把门关上，开始从头读起了他那本最新的《管钳工周刊》。这期杂志里有一篇非常棒的操作指南，教人们如何安装新一代的联合锅炉，里面配有很多很多的彩色照片。本恩在这篇文章上折了个角。现在他知道圣诞节他想要什么礼物了。

看完杂志后，本恩叹了口气，开始往客厅走去。他知道他不能整个晚上都待在卧室里。

奶奶抬起头来，看到他的时候笑了：“到了玩拼字游戏的时间啦！”她举起游戏板，欢快地叫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屋子里安静得有些凝重了。

“再要一个煮蛋吗？”奶奶问，她和他正坐在她那间破败的小厨房里。

本恩不喜欢吃煮蛋，他第一个都还没吃完呢。奶奶居然能把东西做得这么难吃。她做的煮蛋总是稀溜溜的，面包棍总是烤得焦。在老太太没注意的时候，本恩通常会用勺子把鸡蛋扔出窗外，然后把面包棍藏在暖气片后面。现在那里的面包棍一定快攒成一个排了。

“不了，谢谢奶奶。我已经吃撑了，”本恩回答，“非常好吃的煮蛋，谢谢您。”他又补充了一句。

“噢……”老太太不太相信地咕哝了一声，“有点冷，我再去穿件毛衣。”她已经穿了两件了。奶奶蹒跚地走出屋子，撒下一路嘎嘎的屁声。

本恩把剩下的鸡蛋一股脑地扔出了窗外。之后，他试图找点儿其他

的东西吃一吃。他知道奶奶在厨房架子的顶层上藏了一些巧克力饼干。通常，奶奶会在他过生日的时候让他吃上一块，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地偷偷拿上一块。奶奶的圆白菜味儿的美食经常会让他像狼一样饥肠辘辘。

他飞快地把椅子推到橱柜前，然后站到上面去够饼干。他举起了饼干罐。这是一个大大的罐子，是一九七七年为了庆祝英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发行的铁皮罐。盖子上有一幅年轻时的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现在已经斑驳褪色了。罐子感觉很沉，比一般的饼干罐沉很多。

这可真奇怪。

本恩晃了晃罐子。它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饼干在里面，听声音也不像，倒像是盛着石头和玻璃珠。

这更奇怪了。

本恩拧开了盖子。

他盯着里面的东西看呆了。

他盯着里面的东西看了良久。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钻石！戒指，手镯，项链，耳环，所有的东西都有巨大的明晃晃的钻石镶嵌在上面。钻石，钻石，还是钻石！

本恩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知道这个饼干罐里的首饰的价值一定有成千上万英镑，甚至还可能达到几百万英镑。

突然，他听到奶奶嘎嘎地往屋子这边走来了。他慌乱地将盖子盖回到饼干罐上，然后把罐子放回了架子上。他跳下椅子，匆忙地把它拉到饭桌边坐下。

他往窗户上扫了一眼，这才意识到刚刚甩出去的那个鸡蛋并没有飞到花园里面去，而是粘到了窗玻璃上。要是干了的话，奶奶一定得用喷灯才能把它弄下来。于是，他赶紧冲到窗户旁，用嘴巴把那个又凉又稀的蛋从玻璃上吸下来。之后他回到座位上坐好。这蛋要咽下去的话可真是太恶心了，于是，情急之下，他把它含在了嘴里。

奶奶穿着她的第三件毛衣，窸窸窣窣地回到了厨房。

尽管穿得这么厚，她的屁股还在嘎嘎作响。

“你最好把衣服穿上，年轻人，你的妈咪和爹地一会儿就到。”她微笑着说。

本恩极不情愿地咽下了那个又凉又稀的蛋，它从喉咙里滑了下去。恶心，恶心，真是恶心。“好的。”他答道。他真担心他会吐了，把那个凉蛋重又喷回到窗户上。

真狼狈。

7. 粪袋

“今晚我能再去奶奶家住吗？”本恩坐在爸妈的那辆棕色小汽车的后排座上说。饼干罐里的钻石太让人疑惑了。他迫切地想去做点侦察的工作，也许得把老太太的小平房里的每一个边边角角都搜一遍呢。这可真是太神秘了。拉吉已经说过了，他奶奶可能藏着一两个秘密。看来报刊店主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奶奶的秘密是什么，那些钻石的后面一定隐藏着令人惊讶的故事。她以前是不是个亿万富翁？或者曾经在钻石矿井里工作过？要不就是哪个公主留给了她？本恩迫不及待地要去找答案。

“什么？”爸爸吃惊地问。

“可你说过她很乏味呀。”妈妈说，她同样吃惊，甚至有些生气，“你说过所有的老年人都很无趣。”

“我只是说着玩儿的。”本恩说。

爸爸从后视镜里仔细端详着他的儿子，他原本就发现很难懂得他这个整日沉迷于做管钳工的心理。现在，本恩的要求根本不可理解。“嗯，好吧……如果你确定想去……”

“我确定，爸爸。”

“到家后我给她打电话，看她会不会出去。”

“出去？！”妈妈讥讽道，“那个老亲亲已经二十年没出过门了！”她咯咯地笑了。

本恩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那一次我带她去花卉中心了。”爸爸抗议。

“那只是因为你需要有个人帮你扛粪袋。”妈妈说。

“不管怎样，那一次她是在外面吃的晚饭。”爸爸有些恼羞成怒。

后来，本恩一个人坐在床上，他的脑子在飞快地思考。

奶奶到底在哪里弄到的钻石？

它们值多少钱？

既然她这么有钱，干吗住在这么寒碜的小平房里？

本恩想啊想，却始终没有想出答案。

爸爸进屋来了。

“奶奶很忙。她说她很想见到你，但今天晚上她得出去。”他说。

“什么？！”本恩惊讶得有些语塞。奶奶是绝少出门的，他已经看见过她的挂历了。这种神秘感变得越发强烈了。

8. 罐子里的小发套

本恩正躲藏在奶奶家小平房外面的树丛里。爸爸妈妈在楼下客厅里看《与星共舞》的时候，他顺着卧室窗户外面的排水管出溜下来，骑了五里路的自行车来到了奶奶家。

这个举动本身就足以证明本恩对奶奶的事儿是多么好奇。他不喜欢骑自行车。爸爸妈妈总是鼓励他多做些运动。他们告诉他说，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者，保持健美的身材是必需的。但是，既然只是躺在水池子底下换铜管，身材健不健美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本恩从不心甘情愿地做任何运动。

直到现在。

如果奶奶真的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出门，那本恩一定得搞清楚她去哪儿了。也许这正是揭开她那饼干罐里藏着的无数钻石的秘密之关键所在。

于是，他骑着那辆笨重的旧自行车，沿着运河纤道气喘吁吁地一路骑到了格雷巷。好在因为是十一月份，他的身上没有汗水淋淋，只是有一点儿潮湿。

他骑得很快，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虽然《与星共舞》的播出时间看起来很长，可以长达几个小时，在本恩看来甚至长达几天，但他骑车到奶奶家已经花了将近半个钟头的时间。一旦节目结束，妈妈就会叫他下楼吃茶点。本恩的爸妈喜欢看所有的跳舞节目，什么《冰上起舞》《舞林争霸》之类，但他们最最痴迷的还是《与星共舞》。他们录下了每一集，还收集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有关《与星共舞》节目的纪念品。这其中包括：

- 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穿过的一条石灰绿的丁字裤。它和弗拉维奥穿着这条丁字裤时的照片装裱在一个镜框里

- 一个印着《与星共舞》徽标的真的假皮书签

· 由弗拉维奥的职业舞伴——奥地利美女艾娃·胖子签名的运动用脚气粉

· 他和她的《与星共舞》官方护腿

· 一张由差一点儿被这个节目用上的舞曲组成的CD

· 一个装着《与星共舞》的主持人德克·多得利爵士曾经戴过的小发套的小罐子



· 一张和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真人一样大的硬纸板图片，他的嘴巴周围有妈妈留下的口红印儿

- 一个装有一点儿耳屎的小罐子。那点儿东西属于一位名人参赛者：政治家、下院议员蕾切尔·普雷杰迪斯女爵士

- 一条黄褐色紧身裤，上面有艾娃·胖子的气味

- “毒舌”评委克雷格·马尔蒂瑟·伍德沃德在一张餐巾纸上画的一个男人的屁股

- 一套官方发行的《与星共舞》主题蛋杯

- 一个可以摆姿势的克雷格·马尔蒂瑟·伍德沃德玩偶

- 一块弗拉维奥留下来的夏威夷热辣比萨饼壳（附带一封艾娃·胖子签名的证明信）

这是个星期六。节目结束后，全家人会坐在一起吃奶酪豆子加香肠。爸妈都不会做饭，妈妈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些用叉子捅破放微波炉里热三分的速冻食品中，这一道菜是他最喜欢的。本恩饿了，他不想错过茶点时间。这意味着他必须从奶奶家赶回来。如果是星期一晚上他们吃鸡肉千层面或是星期三晚上吃烤羊肉比萨饼或是星期天晚上吃约克郡布丁炒面，他就不会太在意了。（本恩爸爸工作的超市喜欢将两个国家的菜肴合并到一起放入同一个微波包里。也许，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菜肴合并在一起，他们可以将世界和平带入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不过，也可能不行。）

夜晚降临了。现在已是十一月末，天色很快就黑下来了，温度也降得很快。本恩在树丛中一边监视着奶奶，一边瑟瑟发抖。她会去哪里呢？本恩心里琢磨。她极少出门的。

他看见一个影子在小平房里移动。接着，她的脸出现在窗户旁。本恩赶快躲了起来。树丛沙沙作响。嘘！本恩在心里对自己说。老太太看见我了吗？

过了一小会儿，前门慢慢打开了，一个全身黑色的身影跨出门来。黑色的套衫，黑色的绑腿，黑色的手套，黑色的袜子，也许还戴着黑色的胸罩，穿着黑色的内裤。一顶黑色的巴拉克拉法帽遮挡着这个人的脸，但从那弯曲的脊背可以看出这个人就是奶奶。她看上去就像是她喜

欢读的那些书的封面人物。她跨上她那辆电动踏板车，启动了发动机。

她到底要去哪里？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干吗穿得像个日本忍者？

本恩把自行车靠在树丛上，做好了跟踪自己奶奶的准备。

这是他一百万年都没有想过要做的事。

就像一只在浴室里行色匆匆怕被人看见的蜘蛛，奶奶骑着电动车沿着墙边行驶。本恩尽可能不出声地徒步尾随。要跟上奶奶并不难，因为电动踏板车的最高速度不过每小时四英里。过马路的时候，奶奶突然往身后看了看，就好像她听到了什么动静。本恩赶紧躲到一棵树的后头。

他屏住呼吸等待着。

什么也没发生。

过了一小会儿，他从树干后面伸出头去，看见奶奶已经到了路的尽头。他赶紧继续追上去。

不久之后，他们来到了商业区附近。这里几乎没什么人。虽然是晚上，但时间还早，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但酒吧和饭店都还没有开始营业。奶奶避开路灯的光亮，突然将车拐入商店的门道。她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当看到奶奶停车的位置时，本恩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珠宝店。

橱窗里摆放着亮闪闪的项链、戒指和手表。本恩简直不敢相信他接下来看到的一幕：奶奶从电动车的车筐里拿出了一听圆白菜汤罐头。她夸张地往四周看了看，然后把胳膊后扬，做好了用罐头砸橱窗的准备。

“别！！！”本恩大喊一声。

奶奶一下子扔掉了罐头盒。它砸到了地上，汤汁蔓延到了人行道。

“本恩？”奶奶小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9. 黑猫

本恩惊讶地看着一袭黑衣站在珠宝店旁边的奶奶。

“本恩？”奶奶又问，“你跟着我干吗？”

“我……我……”本恩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好了，不管你来这儿干什么，很快就会招来警察的。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儿。快，快上车。”

“可是我不能……”

“本恩！我们只有三十秒的时间，监控摄像头马上就要启动了。”她指着一幢公寓楼上装着的摄像头说，那幢公寓楼紧邻着一排商店。

本恩跳到奶奶的电动车上。“你知道监控摄像头什么时候启动？”他问道。

“噢，要是我把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你会无比惊讶的。”

本恩看着奶奶的后背。他刚刚目睹了奶奶准备打劫珠宝店的过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更惊讶呢？显然，奶奶身上还有许多他不知道的故事。

“抱紧我，我要全速行驶了。”

她使劲扭动着电动车的把手，可本恩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效果。他们在黑暗中嗡嗡地往前开。由于车身增加了载重，电动车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前行。

*

“黑猫？”本恩重复了一遍，他们终于回到奶奶家的客厅里坐下来。她沏了一壶茶，摆上了一些巧克力饼干。

“是的，这是他们给我的雅号，”奶奶回答，“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珠宝大盗。”

本恩的脑袋一下子炸开了，他有一百万个问题。原因？地点？人物？经过？时间？问题如此之多，他已经不知道该先问哪一个了。

“本恩，除了你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奶奶继续说，“甚至连你去世的爷爷都不知道。你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你必须发誓不告诉任何人。”

“可是……”

奶奶的面孔霎时间变得凶悍起来。她目光紧锁，眼珠黑黝黝的，像是毒蛇要咬人。

“你必须得发誓，”老太太用一种本恩从未听过的严肃口气说，“我们大盗都是把誓言看得很重的。非常非常重。”

本恩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有点儿害怕了：“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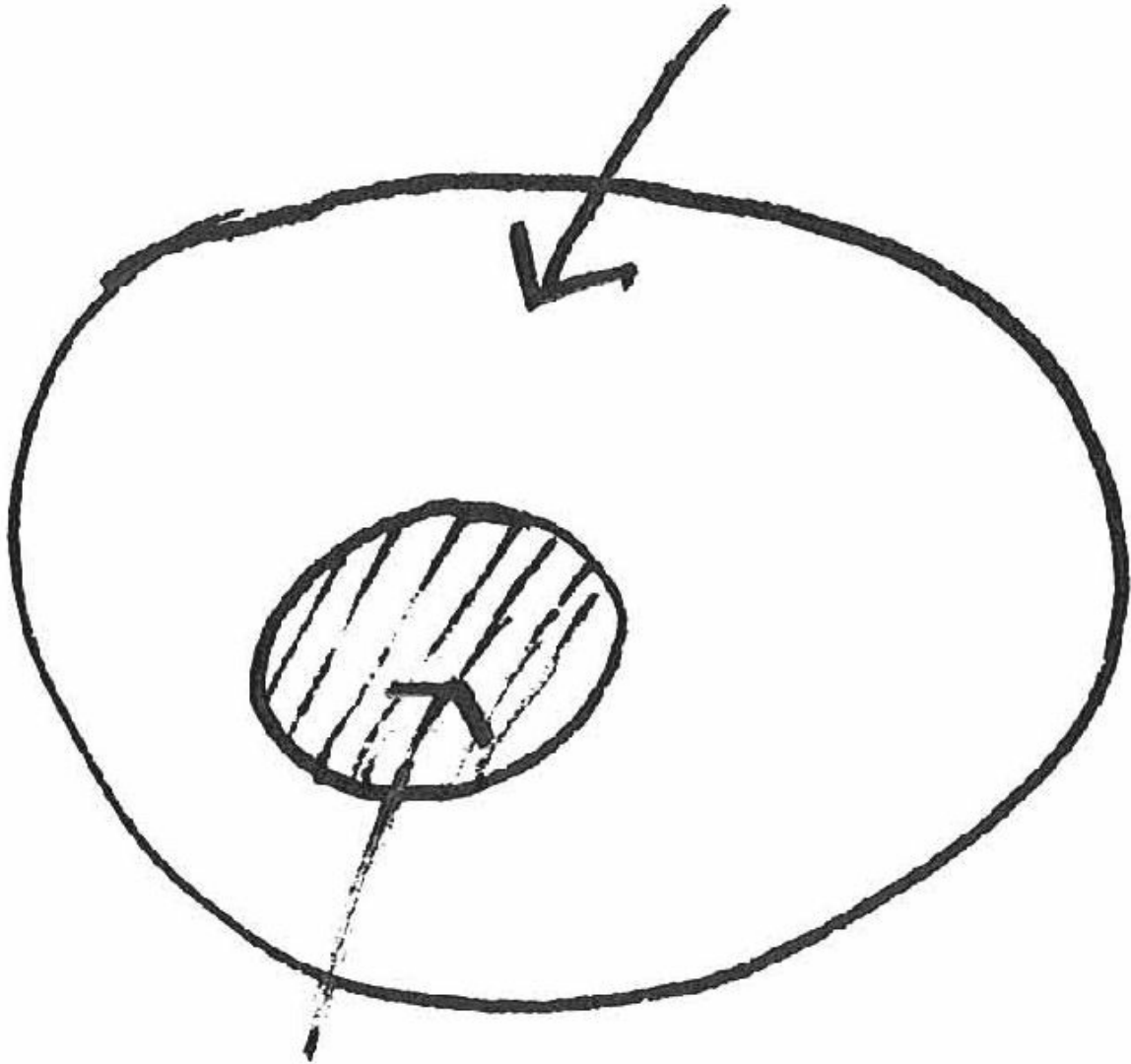
“连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许告诉！”奶奶大吼一声，差点把假牙都吐了出来。

“我说过了，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本恩也回吼了一声。

本恩最近在学校里学了一些关于文氏图的知识。既然他已经发誓不告诉任何人，那我们说“任何人”是集合A，爸爸妈妈显然应该包含在集合A中，他们当然是其中的子集，奶奶真的没有必要再让本恩发第二遍誓。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有用的小图：

集合A
任何人



集合B 爸爸妈妈

但是本恩觉得奶奶对文氏图并不感兴趣。她依然用那两只吓人的眼

睛盯着他看。于是他只好叹了口气，说：“好吧，我发誓不告诉爸爸妈妈。”

“好孩子。”奶奶说，她的助听器又开始嗖嗖作响了。

“不过，有一个条件。”本恩壮着胆子说。

“什么条件？”奶奶似乎为他的胆量感到惊讶。

“你得把一切秘密都告诉我……”

10. 一切秘密

“我偷第一个钻戒的时候大概是在你这个年纪。”奶奶说。

本恩惊讶无比。一方面他想象不到奶奶也曾经有过他这个年纪，这看起来简直不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显而易见，十一岁的女孩儿通常是不会去偷钻戒的。也许会偷闪光笔、发卡、玩具小马驹，但绝对不会去偷钻戒。

“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只喜欢玩拼字游戏，只喜欢织毛衣，只喜欢吃圆白菜的乏味的老亲亲……”

“不是的……”本恩的话语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可是你忘了，孩子，我也曾经年轻过。”

“你偷的第一个戒指是什么样的？”本恩急切地问，“它上面真的有一颗大钻石吗？”

老太太咯咯笑了：“没那么大！那是我偷的第一个戒指，我现在还保存着它呢。你去厨房把我那个二十五周年纪念饼干罐从架子上拿下来。”

本恩耸了耸肩，装作他对那个纪念饼干罐和那里面的东西一无所知。

“在什么地方，奶奶？”他离开客厅的时候问。

“就在食品架的上头，孩子！”奶奶吆喝道，“快点，快点。一会儿你妈咪和爹地该纳闷你上哪儿去了。”本恩记得他原本想赶回家里吃奶酪豆子加香肠的，可突然间这个茶点显得完全不重要了。他甚至连饥饿感都没有了。

本恩抱着罐子回到了客厅。它甚至比他印象中的还要沉。他把罐子递给奶奶。

“好孩子。”她一边在罐子里头翻腾一边说。她从里面找出一个特别好看的闪闪发光的小戒指。

“啊，是的，就是它！”

对于本恩来说，所有这些钻戒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奶奶似乎熟知其中的每一个。它们就像是她的老朋友。

“真是漂亮的小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把戒指放在眼前仔细端详，“这是我偷的第一个戒指。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儿。”

本恩想象不出奶奶小时候的样子。他只知道她的老态。他甚至想象她一生下来就是个老太婆。

也许，若干年前，当她的妈妈在医院里生下她之后，她的妈妈问接生婆生下来的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那接生婆也许回答：“是个老太太！”

“我是在一个小村子里长大的，我家非常穷，”奶奶接着讲，“山顶上有一幢大豪宅，里面住着一位勋爵和他的妻子。达文波特勋爵和达文波特夫人。那时候战争刚结束，我们没有太多东西吃，我整天挨饿。一天深夜，当所有人都睡着以后，我悄悄地从爸妈住的小草棚里钻出来。趁着天黑，我穿过树林上了山，来到了达文波特家。”



“你不害怕吗？”本恩问。

“害怕，当然害怕。一个人深夜走在漆黑的树林里，的确吓人。豪宅那里有看家狗。个头很大的黑色多伯曼短毛猎犬。于是我就尽可能轻地爬上了一根排水管，找到一扇没上锁的窗户。那时我十一岁，但个头相对于我的年龄而言显得非常之小。我设法钻过了窗户上的一条小窄缝，落在了一块天鹅绒窗帘的后面。我拉开窗帘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达文波特勋爵夫妇的卧室。”

“啊，糟糕！”本恩说。

“没错，是很糟糕，”老太太继续，“我本来只是想拿点吃的走，但在他们的床边我看到了这个小美人。”她指的是那个钻戒。

“于是你就拿走了它？”

“年轻人，做一个国际珠宝大盗绝不那么简单，”奶奶说，“勋爵夫妇正打着大呼噜，可一旦我把他们给惊醒了，那我只有死路一条。勋爵睡觉时床边总放着一把短枪。”

“短枪？”

“是的，他是个时髦家伙，喜欢打野鸡，所以有很多枪。”

本恩紧张得冒汗：“他没有被惊醒，要拿枪把你给打死吧？”

“耐心点儿，年轻人，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在地板上爬到了达文波特夫人的一边，拿起了那个钻戒。我简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钻石戒指。我的妈妈做梦都没有想过要拥有一个钻石戒指。‘我不需要珠宝，’她经常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就是我的小钻石。’我惊讶地看着手中的钻石，它真是我所见过的最光彩夺目的东西了。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巨大的声响。”

本恩皱紧了眉头：“什么声响？”

“达文波特勋爵是个又高又胖的贪婪的家伙。他先前一定是吃得太多，我听到的动静是他放的一个巨响的屁！”

本恩笑了，奶奶也笑了。他知道放屁不应该是个可笑的事儿，可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屁响极了！”奶奶咯咯地笑个没完。

“嘣……”她模仿着那声。

本恩此时已经笑得不行了。

“那屁声太响了，”奶奶接着说，“吓得我一下子把戒指扔到了擦得锃亮的木地板上。戒指碰到柚木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响，一下子把达文波特勋爵和他的夫人都惊醒了。”

“啊！糟糕！”

“是的，很糟糕。于是我抓起戒指往敞开的窗户跑去。我不敢往后

看，因为我听到达文波特勋爵正在拉枪栓。我从窗户跳出去落到草地上。突然间，豪宅里的灯亮了，狗也一起叫了起来。我赶紧拼了命地跑。接着，我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又一个屁？”本恩问。

“不，这一次是枪响。在我跑下山准备往林子里钻的时候，达文波特勋爵对我开枪了。”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奶奶看了看她的小金表：“我亲爱的本恩，你最好回家去吧。妈咪和爹地该担心坏了。”

“我想他们不会担心，”本恩说，“他们整天关心的就是那愚蠢的交谊舞。”

“这可不是真的。”奶奶的回答出乎本恩的预料，“你要知道，他们是爱你的。”

“我想听听故事的结局。”本恩有些恼怒地说，他迫切地想听到后来发生了什么。

“你会听到的。等改天再说。”

“可是奶奶……”

“本恩，你得回家了。”

“这不公平！”

“本恩，你必须得走了，等你改天再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后来发生的事。”

“但是……”

“改天再说。”

11. 奶酪豆子加香肠

本恩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家，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灼痛的双腿和胸口。他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都在想警察会不会给他一张罚单。车轮在飞转，他的大脑也在激烈地运转。

他的这个乏味的奶奶真的是个大盗吗？

奶奶大盗？！

这一定是她如此痴迷于大盗故事书的原因——她本身就是个大盗！

他从后门溜进屋的时候，客厅里正好传来了《与星共舞》那熟悉的主题旋律。他回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正当本恩准备悄悄上楼假装一直在卧室里做功课的时候，妈妈冲进了厨房。

“你在干吗？”她带着怀疑的口吻说，“你看上去流了很多汗。”

“哦，没干吗。”本恩说，他真的感觉满身是汗。

“看看你，”妈妈一边往他这边来一边说，“你汗流浹背的，像头猪一样。”

本恩以前见过几头猪，但没有一头流过汗。实际上，不论你问哪里的猪迷，他们都会告诉你说猪根本就没有汗腺，所以它们根本不流汗。

哇，这本书实际上真的很有教育意义。

“我没流汗。”本恩抗议道，被指责为汗流浹背让他流的汗更多了。

“你的确在流汗。你出去跑步了吗？”

“没有。”现在的本恩已经是汗如雨下了。

“本恩，别跟我撒谎。我是你妈。”她指着自已说。一片假指甲在这个过程中飞上了天。

她的假指甲经常脱落。有一次，本恩甚至在他的可微波波洛尼亚肉菜饭里发现了一片。

“如果你没出去跑步，那你怎么会流这么多的汗？”

本恩赶紧想答案。《与星共舞》的主旋律恰巧在这个时候结束了。

“我刚刚在跳舞！”他脱口而出。

“跳舞？”妈妈看起来并不太相信。本恩不是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他当然不喜欢交谊舞。

“是的。哦，我改变了对交谊舞的看法。我现在很喜欢它。”

“可是你说你不喜欢的，”妈妈越来越怀疑了，“你说过很多很多次。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你还说过‘宁愿吃自己的鼻屎也不去看那种糟粕’。听你说出那样的话来，就好比在我心上扎了一刀！”

显然，想起这件事让妈妈觉得很难过。

“对不起，妈妈，真的对不起。”

本恩伸出手去安慰她。另一片假指甲掉到了地板上。“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喜欢。我刚才从门缝里看《与星共舞》了，我正在模仿他们的舞步。”

妈妈骄傲地乐开了花，她看起来整个生命都在突然间有了意义。她的表情变得非常古怪——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就好像这一刻属于天命。

“你想成为一名……”她深吸了一口气，“……职业舞者？”

“老婆，奶酪豆子加香肠呢？”爸爸从客厅里喊。

“闭嘴，皮特！”妈妈的眼里噙着喜悦的泪花。

自从弗拉维奥在去年节目播出后第二周就惨遭淘汰以来她还没有这么哭过。那一次，弗拉维奥被迫与蕾切尔·普雷杰迪斯搭档，她又矮又胖，他所能做的只有拽着她在地板上走。

“嗯……嗯……啊……”本恩竭力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是。”

可其实真的不是。

“太好了！我就知道会这样！”妈妈大喊，“皮特，快到这儿来一下，本恩有话跟你说。”

爸爸拖着疲惫的步伐慢慢走过来：“什么事，本恩？你没有参加马戏团吧？噢，天哪，你浑身是汗。”

“不，皮特。”妈妈慢慢地说，她故意延缓语速，就好像要在颁奖典礼上宣读获奖者的名字，“本恩不想再当什么愚蠢的管钳工了……”

“感谢上帝。”爸爸说。

“他想当……”妈妈看着儿子，“告诉他，本恩。”

本恩张开嘴，但正当他要说出什么时，妈妈已经插了进来：“本恩想当一名交谊舞者。”

“噢，上帝伟大！”爸爸惊呼，他看着被尼古丁熏黑了的天花板，就好像他能瞥见上帝的身影。



“他刚才正在厨房里练习，”妈妈急促而兴奋地说，“正在模仿电视里的舞步……”

爸爸看着儿子的眼睛，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这可真是好消息，我的儿子！你妈妈和我这辈子没干出什么名堂。你妈妈只是个修指甲的……”

“皮特，我可是个美甲师！”妈妈不满地更正，“这可有着本质的区

别，皮特。这一点你可是知道的……”

“美甲师，抱歉。而我只是个无趣的老保安，因为我太胖了，当不了警察。我这一年唯一做的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便是截住了一个坐轮椅的人。他在毯子底下藏了一听蛋奶，想夺门而逃。可你现在就要成为一个交谊舞者了，噢……这……这真是老天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恩惠。”

“最最大的恩惠！”妈妈说。

“最最最大的恩惠。”爸爸附和。

“真的是最最最大的恩惠。”妈妈又说。

“让我们达成一致吧，这是极端大的恩惠，”爸爸有些气恼地说，“只是，我得警告你，儿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的每一天你都能训练八个小时，那你也许能够上电视。”

“也许他能上《与星共舞》的美国版本！”妈妈大呼，“噢，皮特，想象一下吧，我们的儿子将在美国成为一颗巨星！”

“好了，老婆，我们先别操之过急，他还没成为英国的冠军呢。现在我们得考虑让他参加少年组的比赛。”

“你说得对，皮特，盖尔跟我说圣诞节前在市政厅有一场少年比赛。”

“快开汽酒，老婆！我们的儿子就要成为恰恰舞的冠军了！”

一个脏字儿在本恩的脑袋瓜里炸开了。

这可如何是好？

12. 爱情炸弹

星期天的一整个上午妈妈都在为本恩量尺寸，准备为他制作演出服。她一宿没睡，绘制了各种可能的服装款式。

迫于压力，本恩必须从中挑选一款。他伸出无力的手指，指了一下他认为是最不荒诞的一款。

妈妈的手绘设计图涵盖了最令人尴尬的和最让人伤自尊的款式.....

这其中有：



森林大地



水果鸡尾



雷霆闪电



事故急救



冰与西瓜



树篱与獾



特色街道



鸡蛋与熏肉



五彩缤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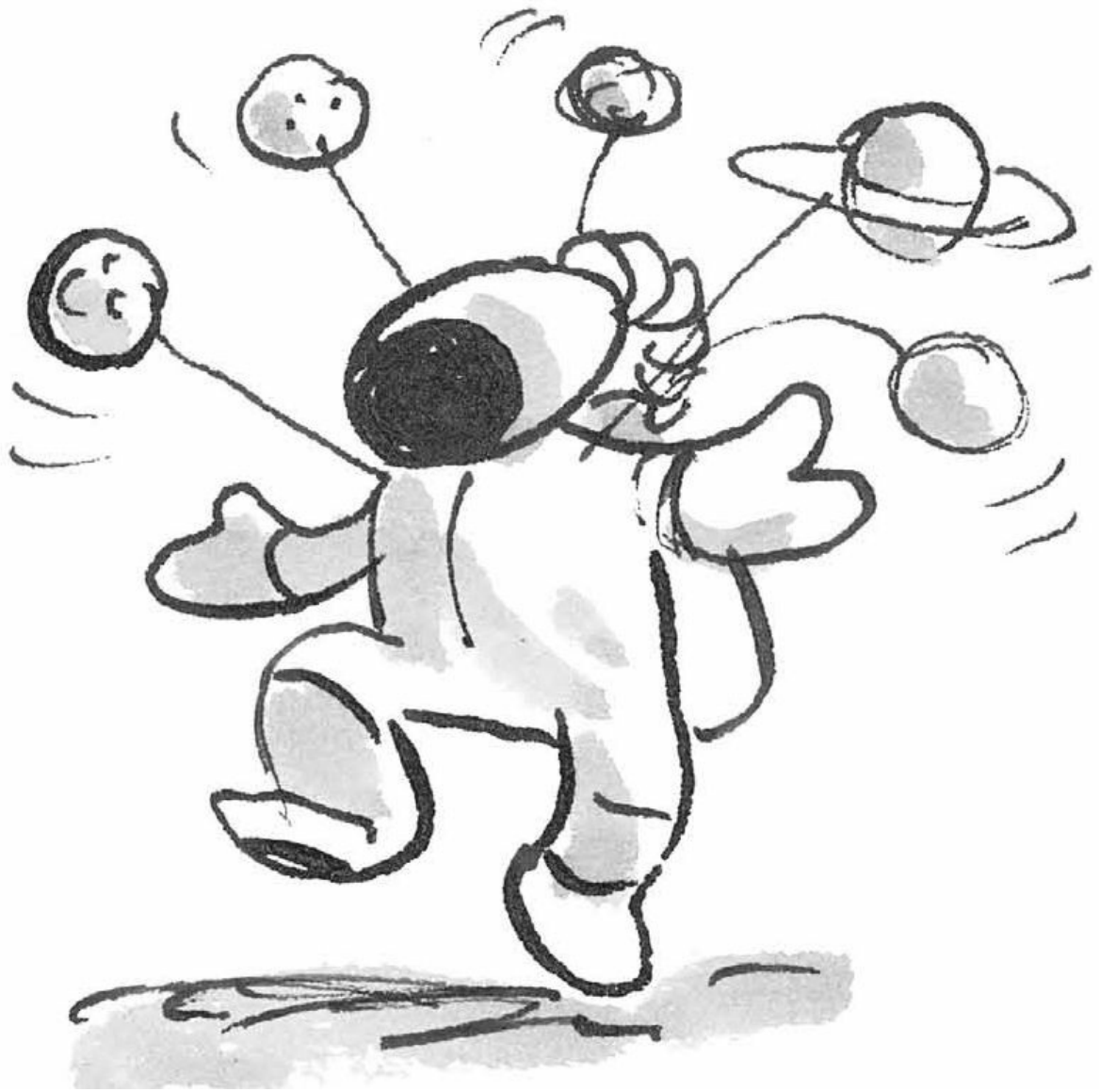
水底世界



燃烧爱情



奶酪与咸菜



太阳系



弹钢琴的人

这其中本恩认为还不算非常糟糕的是——“爱情炸弹”：



“我们要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做比赛的搭档！”妈妈兴奋地说，她不小心把一片假指甲碾在了缝纫机的下面，假指甲啪的一声炸开了。

本恩没想到跳舞还得找舞伴。现在，他不仅得去跳舞，还得和一个小姑娘搭档！而且，她不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小姑娘，她会是一个让人倒胃口的早熟女孩，会是一个浑身闪着亮光，皮肤抹得黝黑，穿着紧身裤，浓妆艳抹的小大人。

在本恩的这个年龄段，他觉得女孩子并不比青蛙卵更具吸引力。

“噢，我想自己跳。”他结结巴巴地说。

“独舞！”妈妈惊呼，“太具有独创性了！”

“嗯，我不能整天站在这儿空谈，我得去练舞了。”本恩说。他随即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关上门，打开收音机，接着便爬出窗外，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向奶奶的小平房冲去。

*

“接着说，你逃到了树林子里，达文波特勋爵开始对你射击……”本恩催促着奶奶继续讲她的故事。

然而，有片刻的时间，奶奶的脑子似乎一片空白。

“是吗？”奶奶看上去有些迷惑了。

“这是你昨晚最后讲的，你说你从达文波特勋爵家的卧室里拿走了戒指，然后穿过草坪，接着便听到枪响……”

“噢，是的，没错。”奶奶咕哝道，她的脸突然明亮起来。

本恩咧着嘴笑了，他突然记起小时候他是多么喜欢听奶奶讲故事。那些故事能把他带入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可以在脑海里作画，它们比宇宙中所有的电影、电视、电子游戏都更激动人心。

只是两个星期前，他还假装睡觉，不让奶奶给他讲睡觉前的故事。显然，那时的他忘记了故事可以是多么激动人心。

“我跑啊跑，”奶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就好像她真的在跑，“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我从枪的声音判断这绝对是一

支短枪，而不是一杆来复枪……”

“这有什么区别？”本恩问。

“哦，来复枪只能打一发子弹，它更准。短枪可以发散射击，打出成百个致命的小铅弹。如果用短枪冲你这个方向射击，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击中你。”

“那他打中你了吗？”本恩问，他的笑容已经消失了。他真的很为奶奶担心。

“是的，打着了，但我跑得远，只是擦破了点皮。我还听见了狗叫。它们也在冲着我来，而我只是一个小丫头。要是抓住了我，那些猎狗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本恩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你是怎么逃掉的？”他问。

“我冒了个险。我在树林子里是不可能跑过猎狗的，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也做不到。但是我对这片树林子的地形了如指掌。我经常和哥哥姐姐在树林里玩耍，一玩儿就是几个小时。我知道只要能过了小溪，那些狗就闻不到我的气味了。”

“那是为什么？”

“溪水中不会留下我的气味。而且，在小溪的对岸有一棵很高的橡树。如果我能爬到那棵树上，也许就安全了。”

本恩无法想象他的奶奶居然能爬树，在他看来她连楼梯都爬不了。自打他记事起她就在这个小平房里住着。

“在我往那条小溪跑去的时候，黑暗中我听到了更多的枪响，”老太太接着说，“我在漆黑的森林里磕磕绊绊地跑着，最后终于绊倒在一段树根上，摔了个嘴啃泥。我挣扎着站起身来，回头一看，发现达文波特勋爵正领着一群人骑着马追我。他们全都举着火把，拿着短枪。整个森林都被火把给照亮了。我一下子跳到了水里。那时正是现在这个时节，数九隆冬，溪水冰凉。我被寒冷刺激得简直无法喘气。我用手堵住嘴巴，免得让溪水涌入我的口中。我听得到狗群离我越来越近，它们不停

地吼叫，听起来一定有几十只。我往身后看了看，只见犬牙在月光下发着寒光。



“于是，我蹚着水过了小溪，到了对岸后我开始爬树。我的手上满是泥巴，我的双腿和脚上也全都是水，我不停地从树干上掉下来。我慌乱地在睡袍上擦了擦手，又一次往树干上爬。我爬到树的最顶端，尽可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我听到狗群和达文波特勋爵的人马沿着小溪往森林的另一边去了。狗群凶恶的叫声渐渐远去，过了一会儿，火把也都在远处变成了星星点点。我安全了。我在那棵树上抖了几个小时。我一直等到天亮了才滑下树来，飞也似的逃回到小草棚中。我爬到床上，只躺了一小会儿太阳就出来了。”

本恩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出奶奶描述的一切，他被深深地迷住了。

“他们来找你了吗？”他问。

“哦，他们没有确切地看到我的样子，所以达文波特勋爵让他的手下在村子里到处搜索。为了找到那个戒指，他们把每一个草棚子都翻了个底朝天。”

“你什么也没说吗？”

“我想说来着，我觉得非常内疚。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坦白了，我就会遇到大麻烦，达文波特勋爵会把我拉到村子里的广场上当众鞭打。”

“那你怎么办呢？”

“我……我把戒指吞下了肚。”

本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戒指？奶奶你……你把那个戒指给吞下了肚？”

“我想那是最好的藏匿办法了——把它藏在肚子里。几天后我去上茅房，它自己就出来了。”

“那一定很疼！”本恩说，想到这儿他自己的屁股都觉得疼。让一个大钻戒从屁股眼儿里拉出来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是很疼，钻心的疼。”奶奶做出痛苦的表情，“好在那时候我们的小草棚已经被从头到尾（我指的是小草棚，不是指我的屁股）搜了一遍。”本恩咯咯地笑了。“……达文波特勋爵的人又接着去搜下一个村子了。一天晚上，我到树林子里去藏戒指。我把它放到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会去找的地方，小溪里一块石头的下面。”

“真聪明！”本恩说。

“可那戒指只是个开端，本恩。偷这个戒指是我一辈子最刺激的事。后来，每天晚上，我一躺到床上就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偷到越来越多的钻石。那个戒指只是个开始……”奶奶继续低声说，她的目光穿透了本恩天真无邪的眼睛，“……犯罪一生的开始。”

13. 犯罪一生



几个小时像几分钟一样过去了，奶奶向孙子讲述了自己偷盗每一样珠宝的过程。现在，这些耀眼的珠宝正摊放在客厅的地板上。

那个巨大的头冠是美国总统的老婆——美国第一夫人的。奶奶告诉本恩自己是如何在五十年前乘坐一艘游轮漂洋过海去美国，然后在华盛顿的白宫里偷到这个头冠的。在乘船回家的途中，她又顺便洗劫了船上每一个有钱太太的首饰！她在行窃途中被船长抓了个正着，于是便跳下甲板，在大西洋里游完了最后几英里的航程，裤衩里塞满首饰回到了英国。

奶奶告诉本恩说，那对闪亮的绿宝石耳环已经在她这个小平房里待了几十年了，每一个都值上百万英镑。它们原先属于一个极其富有的印度土邦主的老婆。奶奶向本恩讲述了她是如何通过一群大象的帮助偷得了这对耳环。她哄骗大象一个站在另一个的背上搭成巨大的天梯，供她攀登要塞的城墙。她因此得以潜入土邦主的卧室偷得耳环。

最令人称奇的故事当数她偷盗客厅地毯上放着的那枚闪闪发光的、镶有巨大深蓝色钻石的蓝宝石胸针。她告诉本恩说，这枚胸针曾经属于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后，她和丈夫在一九一七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一直统治着俄国。很多年以来，这枚胸针一直存放在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由一个排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士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星

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看守着。

这次盗窃需要最精心的策划。奶奶把自己藏在博物馆里的一副古代的盔甲里，这副盔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每次士兵们往别处看的时候，她都穿着铁盔甲往前挪几毫米，直到离那枚胸针足够近。这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时间。

“什么？就像《奶奶的脚步》里说的那样吗？”本恩问。

“没错，年轻人！”她回答，“接下来，我用我手里拿的银斧头一下子打碎了玻璃，拿走了胸针。”

“你是怎么逃走的，奶奶？”

“这个问题问得好……嗯，我是怎么逃走的呢？”奶奶看起来有点慌乱，“对不起，我年纪大了，宝贝，我有点忘事了。”

本恩对奶奶笑了笑以示鼓励：“没关系，奶奶。”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的记性好像突然对上了焦：“哦，我想起来了，”她接着说，“我跑到了博物馆的庭院，一下子跳进了一门大炮的炮筒里，然后我把自己一下子轰到了安全地带。”

本恩在脑海中设想着这样的情景：他的奶奶，在俄国漆黑的深夜，穿着一身古代的盔甲在天上飞过。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可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个头小小的老太太是怎么拥有这么多令人惊叹的无价珠宝的？

本恩喜欢听奶奶讲的这些冒险的故事。在家里，爸爸妈妈从没有给他读过或单独一个人给他讲过故事，他们下班后总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现在听到老太太讲的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本恩真希望能搬来和她住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一天到晚听奶奶讲故事了。

“那世界上一定再没有你没有偷过的珠宝了！”本恩说。

“哦，有，年轻人。等一下，那是什么？”

“什么什么？”本恩问。

奶奶正指着本恩的身后，她的脸上惊恐万状：“是……是……”

“是什么？”本恩问，他不敢回头去看奶奶指的那东西。他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不管怎样你都不要回头……”奶奶说。

14. 爱管闲事的邻居

本恩不由自主地往窗户那边看去，他看见一个戴着奇怪帽子的黑影正透过脏玻璃往屋子里窥视。那影子只停留了片刻，随即飞快地消失了。

“刚才有个人在透过窗户往里偷看。”本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奶奶说，“所以我不让你去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看看到底是谁？”本恩说，他努力地掩饰着内心的恐惧。实际上，他是想让奶奶去外面看看那人是谁。

“我敢打赌那人是我那爱管闲事的邻居帕克先生。他住在七号，总是戴个平顶帽，他一直在监视我。”

“为什么？”本恩问。

奶奶耸了耸肩：“不知道。我想他一定是伤风了或是得了什么其他的毛病。”

“什么？”本恩说，“哦，不，我不是说他的帽子。我是说他干吗要监视你？”

“他是个退役少校，现在正在格雷巷运作一个邻里警戒计划。”

“什么叫邻里警戒？”

“就是一群当地人随时注意有没有入室盗窃抢劫的事情发生。但是，帕克先生只是用它当幌子来刺探别人的隐私。这个爱管闲事的讨厌鬼。我从超市买圆白菜回来经常看见他藏在纱帘后面拿着望远镜窥探我。”

“他是不是对你有怀疑？”本恩问，他已经不只是有一点儿害怕了。他不想因为协同犯罪而被关进监狱。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协同犯罪”的

确切含义，但他知道这也是一种犯罪。他小小年纪可不想被关到监狱里头去。

“他对所有人都怀疑。孩子，我们必须得提防他，那人是个祸害。”

本恩走到窗户边上往外瞅了瞅。外面什么人也没有。

叮叮叮叮叮叮叮！！！！！！！！！！

本恩吓了一跳。虽然只是门铃响，但要是帕克先生进来了，他会看到所有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让警察把本恩和他奶奶抓进监狱。

“别开门！”本恩说，他跑回到屋子中央，开始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珠宝都塞回到罐子里。

“什么意思？怎么能不开门？！他知道我在家。他刚刚从窗户里看到我们俩。你去开门，我来藏珠宝。”

“我？”

“是的，你！快去！”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这一次铃声更加执着，帕克先生把手指头按在门铃上更长时间。本恩深吸了口气，平静地走过客厅去开前门。

他把门打开了。

外面站着的那个人戴着一顶非常可笑的帽子。你不信我的话吗？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帽子是多么愚蠢吧：



“你有什么事吗？”本恩尖着嗓子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帕克先生把一只脚放进了小平房里，这样一来前门就关不上了。

“你是谁？”他带着鼻音吼道。

他的鼻子非常大，这使得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他已经很爱管闲事了。因为他鼻子大，所以他说话时鼻音也非常重。这使得他不管说什么，不管是多么严肃的话题，都显得有点滑稽可笑。不过，他的眼睛像魔鬼一样通红。

“我是奶奶的朋友，”本恩结结巴巴地说。我干吗这样说？他心里想。实际上，他非常害怕，他的舌头已经不由他当家了。

“朋友？”帕克先生咆哮道，他一下子把前门推开了。他比本恩强壮，瞬间就挤进了门。

“我是说我是她孙子……”本恩说，他一步步地往客厅退去。

“那你干吗撒谎？”帕克先生往前走了几步，本恩则往后退了几步。他们似乎在跳探戈。

“我没撒谎！”本恩大声说。

他们已经到了客厅的门旁。

“你不能进去！”本恩大喊，他脑子里正想着那散落一地的珠宝。

“为什么不能进去？”

“因为……嗯……因为我奶奶正在练裸体瑜伽！”

本恩需要一个非同寻常的理由来阻止帕克先生冲进客厅看见珠宝。他很确定这一赌赢了，因为帕克先生一下子停住了。他皱紧了眉头。

然而，很遗憾，这个爱管闲事的邻居并没有信服。

“裸体瑜伽？！真会编故事！我需要跟你奶奶谈谈，马上！别挡

道，你这个讨厌的小屁孩！”他一边说一边把本恩推到一边，随后便打开了客厅的门。

奶奶一定是透过门缝听见了本恩的话。当帕克先生破门而入的时候，她正站成树式^[1]，身上仅穿着胸罩和内裤。



“帕克先生，你不介意吧？”老太太说，她装作因为被帕克先生看见了不穿衣服的样子而万分恐慌。

帕克先生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整个客厅。之后，他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于是便盯着已经没有了珠宝的地毯：“请原谅，夫人。不过，我得问问你，我刚才看见的那些珠宝都哪里去了？”

本恩瞅见那个女王登基二十五周年庆的饼干罐从沙发后面露出了一角，便偷偷地用脚把它往里推了推。

“什么珠宝，帕克先生？你又在监视我吗？”奶奶质问他，她还穿着内衣。

“哦，我……呃……”他吞吞吐吐起来，“我是有原因的。我看见一个小家伙进了你的家门。我有点怀疑，我想他有可能是个盗贼。”

“我是从前门把他放进来的。”

“他也可能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盗贼，他也可能设法赢得了你的信任。”

“他是我孙子，他每个周五都来。”

“哈！”帕克先生终于抓住了胜券，“可今天不是周五！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我有点怀疑了吧？作为格雷巷邻里警戒计划的负责人，我必须把我看到的任何值得怀疑的现象都报告给警察。”

“我倒是很想把你报告给警察呢，帕克先生！”本恩说。

奶奶有点纳闷地看着本恩。

“为什么？”帕克问，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现在，那双眼睛红得像是他脑袋瓜里着了火。

“因为你在偷看穿着内衣的老太太！”本恩得意扬扬地说。奶奶冲他眨了眨眼。

“我从窗户往里看的时候她可是穿着衣服的……”帕克先生抗议。

“偷窥狂都这么说！赶紧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要不然我叫警察来把你抓走。你这个偷窥狂！”

“我不会罢休的。再见！”帕克先生说。话毕，他转身离开了客厅。奶奶和本恩听见前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她和他冲到窗户前，看着他匆匆忙忙地溜进了自己的小平房。

“我觉得我们把他给吓跑了。”本恩说。

“可他还会回来的，我们得万分小心。”

“好的，”本恩说，他已经十分担心了，“我们最好把这个罐子藏到别处。”

奶奶想了片刻：“是的，没错。让我把它放到地板下面。”

“好，不过……”

“怎么啦，本恩？”

“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

[1] 瑜伽的一个姿势。

15. 疯狂与刺激

奶奶穿上衣服以后，和本恩一起坐到了沙发上。

“奶奶，在帕克先生出现之前，你正在跟我说有一个珠宝是你未曾偷过的。”本恩轻声说。

“有一样东西很特殊，世界上每一个杰出的大盗都渴望得到它。但那不可能，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敢打赌你能做到，奶奶，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盗。”

“谢谢你，本恩。也许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盗，或者说我以前是.....能偷到这些特殊的珠宝也许是每一个大盗的梦想，可这个任务是.....唉，不可能完成的。”

“这些珠宝？难道还不止一件？”

“是的，小亲亲。距离上一次有人尝试着去偷这些珠宝的时间已经有三百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人应该是血腥船长。况且，女王也不会很高兴的.....”她咯咯地笑了。

“你不会是在说.....”

“御宝，是的，我的孩子。”

本恩是在学校的历史课上了解到有关女王王冠的知识的。历史是他喜欢的少数几门功课之一。

在学校里本恩了解到，御宝实际上是指一整套皇家珠宝，包括王冠、宝剑、权杖、指环、手镯和宝球。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了。这些御宝是在新的国王或女王加冕的时候使用的，自从一三〇三年就一直被存放在伦敦塔里进行严密看管。

本恩曾经央求过爸妈带他去看御宝，但他们抱怨说伦敦太远了（实

实际上并不怎么远)。

老实说，他们从未真正地作为一个家庭出去过。他还小的时候，在学校的“展示与讲述”课上，他经常无语而惊叹地听着同学们讲述各自丰富多彩的经历。他们中有的去了海边，有的去了博物馆，有的甚至还到国外去度假。等轮到他说的时候，他肚子里就好像系上了一个疙瘩。他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说他整个假期所做的只是吃微波炉食品和看电视，于是就编造了一些关于放风筝、爬树和探索古堡的故事。

但现在，他有了史上最棒的“展示与讲述”的素材。他奶奶是国际珠宝盗贼，一个江洋大盗！只不过他一旦展示或讲述了这些，老亲亲就会被投进监狱，连钥匙都会被扔掉。

本恩意识到这是他成就某种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激动人心的伟业的天赐良机。

“我可以帮你。”本恩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实际上，他的心比任何时候都跳得更快。

“帮我做什么？”老太太有点儿困惑。

“当然是帮你偷御宝！”本恩说。

16. 不行就是不行

“不！”奶奶大叫一声，她的助听器立刻开始嗡嗡作响。

“行！”本恩也大叫一声。

“不！”

“行！”

“不！！！”

“行！！！”

“不！！！！！！！！！”

“行！！！！！！！！！”

他们这样你来我往地持续了好几分钟。为了节约纸张，从而拯救我们的树木，从而拯救我们的森林，从而拯救我们的环境，从而拯救我们的世界，我这里就尽量长话短说。

“我绝对不能让你这样年纪的一个小孩和我一起参与盗窃！更何况是去偷御宝！更重要的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全不可能！”老太太大声说。

“一定有某种办法……”本恩恳求道。

“本恩，我说不行就不行！”

“可是……”

“没有可是，本恩。不行。不——行——！”

本恩极为失望，但老太太态度坚决。“那我回家吧。”他沮丧地说。

奶奶的情绪看起来也有点低落：“是的，亲亲，你最好走吧，妈咪和爹地该担心了。”

“他们不会……”

“本恩，回家去，现在就走！”

本恩很遗憾地看到奶奶刚刚开始变得有趣就又变回了无趣大人中的一个。尽管这样，他还是照她说的做了。撇开别的不说，他可不想让爸爸妈妈起疑心。于是，他飞快地往家里奔去。他爬上通往自己卧室窗户的排水管，然后冲到楼下的客厅。

不出他的所料，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为他的去向而担忧。他们忙着筹划如何让儿子一跃成为舞蹈明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刚刚出去了。

爸爸一直在打全国十二岁以下少年舞蹈比赛的热线电话。他打呀打，最后终于打通了，为他儿子报上了名。妈妈说的是对的，再过两个星期舞蹈比赛就要在市政厅举行了。没有时间耽搁了，妈妈没日没夜地制作着儿子的“爱情炸弹”演出服。

“排练得怎样了，儿子？”爸爸问，“你看起来流了不少汗。”

“还好吧，谢谢爸爸，”本恩撒了个谎，“我正在为那天晚上的比赛准备一个极为精彩的舞蹈。”

本恩恨死了自己的那张没有遮拦的嘴巴。

极为精彩？

他要是没有仰面朝天地把自己摔晕过去就算是幸运的了。

“哈，我们可有点迫不及待了！还好，不用等太久了！”妈妈说，她忙得都没有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她正在把一根由几百个闪亮的小红心组成的长条缝在他的莱卡裤的侧面。

“我想先自己练练，妈妈……”本恩紧张地吸了口气，“我想等完全准备好了再跳给你们看。”

“好的，好的，我们懂。”妈妈说。

本恩欣慰地叹了口气，他给自己争取了点儿时间。

但只是一点点儿时间。

再过两个星期，本恩就要为满满一个剧场的人表演一段独舞了。

他坐在床上，手伸到床下去够他那摞《管钳工周刊》。他随便地翻看着去年的一期，发现上面有一篇题为《管道工程简史》的文章，里面着重介绍了伦敦城的一些最古老的排污管道。本恩疯狂地翻动着书页去找他想要的东西。

尤里卡！找到了。

几百年前，伦敦塔旁的泰晤士河是一条敞开的排污河道。（从技术层面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河里面有很多的粪便。）

河两岸的建筑物里都有很粗的管子从它们的厕所一直通到泰晤士河里。本恩的杂志上登载了伦敦城里的一些著名建筑物的详细历史图示，标明了那些古老的排污管道是在哪里与泰晤士河相通的。

这些著名建筑物包括.....

本恩的手指头顺着文章往下捋.....

太棒了！一张伦敦塔的排污管道的示意图出现了。



这将是可能是盗取御宝的关键。一根排污管直径将近一米宽，足够一个小孩子在里面逆流而上了。也许还容得下一个小老太太呢！

文章还说，当人们对原先的排水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铺设合乎规范的排污管时，很多旧有的管子被遗留在原来的位置，因为这样做要比把它们挖掘出来省事。

本恩的脑子在快速地运转着，他在想这将意味着什么。很有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还有一根巨大的排污管连接着泰晤士河和伦敦塔，而

大多数人，除了那些管道发烧友之外，已经忘却了它的存在。要不是长期订阅《管钳工周刊》，本恩自己也不会知道这一点。

他和奶奶可以在那根排污管里往上游，最终进入伦敦塔……

爸妈错了！他在心里说，管钳工的工作可以是非常刺激的。

当然，这是一根排污管，从这一点来说不是很理想。可那里面的粪便很可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本恩不知道这究竟是好是坏。

就在这时，本恩听到了地板的咯吱声，卧室的门哗地被推开了。妈妈手里拿着一块很大的莱卡料子冲了进来，那劳什子看来就是他的“爱情炸弹”演出服了。

本恩赶紧把杂志藏在床底，这让他感觉非常内疚。

“我想让你试试它。”妈妈说。

“哦，好吧。”本恩说。他尴尬地坐在床边，用脚后跟把露出来的《管钳工周刊》往里推，免得被妈妈刺探的眼睛看见。

“那是什么？”她问，“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在藏什么？是不是一本杂志？”

“不是。”本恩咽了口唾沫，试图吞下自己的内疚。这样做结果更糟。他让人觉得在往床底下藏一本成人杂志。

“没什么好害羞的，本恩。我觉得你对女孩子有兴趣是健康的。”

啊？不！本恩在心里说。妈妈要跟我谈女孩子的事了！

“完全不必因为对女孩子有兴趣而感到尴尬，本恩。”

“当然会尴尬！女孩子真讨厌！”

“不，本恩，这是天底下最自然的事……”

她怎么还不罢休？

“晚饭快做好了，亲爱的！”楼下传来一声叫喊，“你们在那儿干吗呢？”

“我在跟本恩讲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妈妈喊着回答。

本恩的脸变得通红。如果他把嘴张得足够宽的话，会被误以为是个邮筒^[1]。

“什么？”爸爸喊道。

“女孩子！”妈妈喊着回答，“我在跟我们儿子说女孩子的事情！”

“哦，好吧！”爸爸喊道，“我把烤箱关了。”

“所以说，本恩，如果你需要……”

叮叮，叮叮。

妈妈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对不起，亲爱的，”她把手机放到耳边，“盖尔，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我正在跟本恩说女孩子的事情。好，谢谢，再见。”

她把电话挂掉，转向本恩。

“抱歉，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噢，对了，如果你需要跟我聊聊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就尽管找我。你尽管放心，我会保密的……”

[1] 英国的邮筒为红色。其实，早期的英国邮筒也是绿色的，但很快，邮局就收到了大批公众寄来的信件，人们抱怨说这种颜色不太醒目，尤其是在多雨多雾的“雾都”伦敦，甚至会在走路时误撞上去。因此在1874—1884年间，英国邮局决定把邮筒重新刷成一种亮丽的红色。

17. 策划盗窃

第二天早晨，本恩平生第一次蹦蹦跳跳地去上学。

基于对管道工程的热爱，他在头一天晚上发现了伦敦塔的弱点。这个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建筑，这个曾经关押并且处决了英格兰最危险罪犯的地方，居然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一根巨大的排污管从这里直接通往泰晤士河。

这根古老的排污管将会是他和奶奶进出伦敦塔的通道，这可真是一个奇妙的计划。本恩的身体无法掩饰这一神奇发现所带来的激动。

这就是他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原因。

现在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星期五晚上的到来，到时候爸妈又会把他送到奶奶家的。

到那时他就可以说服老太太，他和她合作真的可以偷到御宝。本恩会把《管钳工周刊》登载的伦敦塔的排污系统图带去给她看。他们两个可以一宿不睡，研究出这场史上最冒险的盗窃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问题是距离星期五晚上还有整整五天的课程，还要应付整整五天的老师的唠叨与作业。不过，本恩暗下决心，要英明地利用好这五天在学校里的时间。

在电脑网络课上，本恩对御宝进行了搜索，记住了网页上的每一个细节。

历史课上他向老师提出了有关伦敦塔的问题，询问了御宝在塔中所在的具体位置。（喜欢追究细节的朋友们，那地方叫御宝屋。）

地理课上，他发现了一张英伦三岛的地图，确定了伦敦塔在泰晤士河旁的精确位置。

体育课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故意忘记带运动服。相反，他做了更

多的俯卧撑，为的是把胳膊练结实一点，到时候可以爬过通往伦敦塔的那根排污管。

数学课上，他问老师用五十亿英镑可以买到多少包罗罗巧克力糖（据说御宝值这么多钱）。罗罗绝对是本恩最喜欢吃的糖果。

答案是一百亿包，或者说二百四十亿块罗罗。这至少够吃一年的。

而且，拉吉肯定会再免费多给几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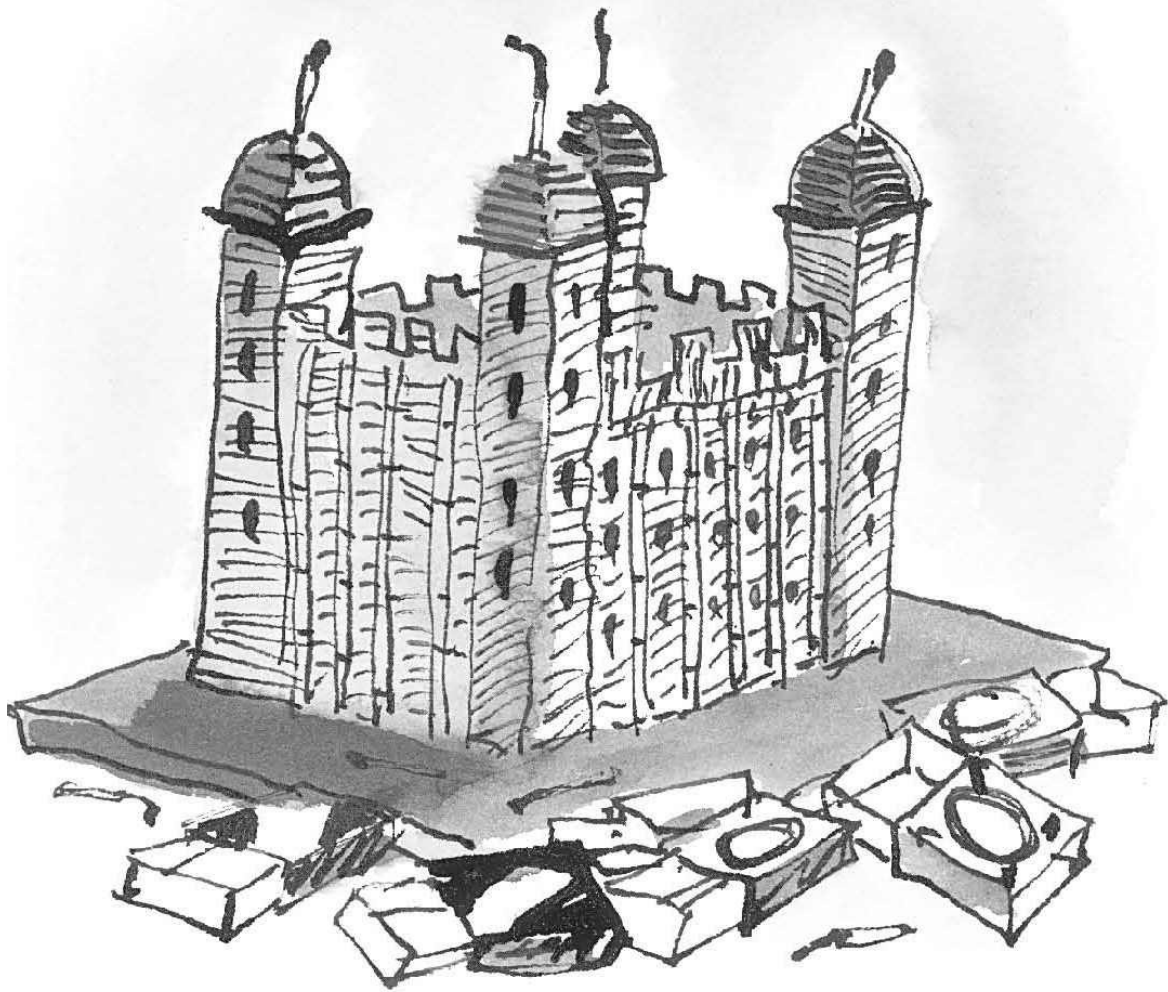
在法语课上，本恩学会了说“我对你们所说的盗窃御宝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贫穷的法国农村的孩子”。学这句话的目的是在逃离作案现场时装作是一个贫穷的法国农村孩子的不时之需。

在西班牙语课上，本恩学会了说“我对你们所说的盗窃御宝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贫穷的西班牙农村的孩子”。学这句话的目的是在逃离作案现场时装作是一个贫穷的西班牙农村孩子的不时之需。

在德语课上，本恩学会了说……好了，我敢肯定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在科学课上，本恩询问老师如何能穿透防弹玻璃。即便是进入了御宝屋，把御宝拿出来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是被放在几英寸厚的玻璃罩里面。

在艺术课上，他用火柴制作了一个很精细的伦敦塔的缩微模型，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个微小版的冒险演练了。



这五天过得绝对快，去学校上课还从来没有这么有趣过呢。更重要的是，本恩平生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奶奶。

到星期五下午放学为止，本恩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施行这一冒险计划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御宝遭窃的消息将会连续几周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将会出现在每一个网页，醒目登载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份报纸的头版。然而，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偷御宝的盗贼竟然是一个小老太太和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这件世纪大盗窃案的主角将得以逍遥法外！

18. 探视时间

“你今晚不能去奶奶家过夜了。”爸爸说。现在是星期五下午五点，本恩刚刚从学校里回到家。很奇怪，爸爸今天回家这么早。他通常要到晚上八点才从超市里下班。

“为什么？”本恩问，他注意到爸爸有些忧心忡忡。

“我有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儿子。”

“什么消息？”本恩问，他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奶奶住院了。”

*

过了一小会儿，在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之后，本恩和爸妈一起穿过了医院的自动门。本恩怀疑爸妈究竟能不能找到奶奶。这所医院无比高大和宽广，真是奉献给病魔的巨大丰碑。

这里的电梯会把你带到另外的地方等着去坐另外的电梯。

还有那一英里长的走廊。

到处都是本恩看不明白的标志：

冠心病监护病房

放射科

妇产科

临床决策

核磁共振成像室

面露迷茫之色的病人们坐在手推车或轮椅上，被护工们推着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好几天没睡觉的医生和护士匆匆地从他们的身旁走过。

当他们终于找到十九层奶奶所在的病房时，本恩一开始都认不出她来了。

她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她没戴眼镜，也没戴假牙；她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而是英国医院的标准病号服。奶奶身上所有的特质似乎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躯壳。

看到她这个样子本恩非常难过，但他尽量掩饰着，他不想让她也难过。

“你们好啊，亲爱的。”她说。她的嗓音有些沙哑，口齿也有点含混不清。本恩不得不使劲喘了口气，否则一定会泪流满面的。

“你觉得怎样，妈妈？”本恩的爸爸问。

“我真够笨的，”她回答，“我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本恩跟着说。

“是啊，我不记得全过程了。我只记得在食物储藏间伸手拿一听圆白菜汤罐头，接着我能想得起来的就是躺在毡子上望着天花板。我表妹艾德娜从老人院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她发现没人接时就叫了救护车。”

“你是什么时候摔倒的，奶奶？”本恩问。

“让我想想，我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有两天，所以那一定是星期三的早晨。我当时没法站起来打电话。”

“对不起，妈妈。”爸爸轻声说，本恩从没见过爸爸如此难过。

“真是巧，星期三的时候我的确想给你打电话来着，就想跟你聊聊，看你过得怎样。”妈妈撒谎了，她这辈子还从没有给老太太打过电话。要是奶奶给她打电话，那她就忙不迭地撂下话机。

“你们不知道，亲爱的，”奶奶说，“今儿早上他们做了各种检查，想看看我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像什么X光啦，等等。我明天能拿到结果，希望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我也希望如此。”本恩说。

房间里陷入了一阵令人尴尬的安静。

没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妈妈有点犹豫地戳了下爸爸，做出看表的样子。

本恩知道她一到医院就不舒服。两年前本恩切除盲肠的时候，她只来看过他两次。即便那两次探视也让她浑身冒汗、如坐针毡。

“哦，我们该走了。”爸爸说。

“好，好，你们走吧。”奶奶的声音虽然轻松，但眼睛里却流露出一丝伤心，“别为我担心，我会好的。”

“我们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本恩尖声说。

妈妈向本恩投去了一个痛苦不堪的眼神，爸爸及时地将其捕捉到了。

“不待了，走吧，本恩。奶奶再过几个小时就该睡了。”爸爸说。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我很忙，妈妈，我周末的时候尽量过来。”

他拍了拍他妈妈的脑袋，就像拍一只狗狗。这是一个略显尴尬的表示。爸爸不善于拥抱别人。

他转身准备离开。妈妈勉强笑了一下，拉着很不情愿的本恩的手腕穿过了病房。

*

那天晚上，本恩待在自己的卧室里，非常坚决地整理着他这几天在学校里获得的所有信息。

奶奶，我们要做给他们看看，他在心里愤愤地说。为了你，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现在奶奶病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要完成这个使命。

他只有晚饭前的这点时间来计划历史上最伟大的珠宝盗窃行动。

19. 一个小的爆破装置

第二天早晨，就在爸妈正一首曲子一首曲子地为本恩挑选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上用的音乐时，本恩悄悄地溜出家门，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医院。

他终于找到了奶奶的病房，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站在她的床边。本恩兴奋地跑上前去，他急着要与奶奶分享他的计划。

医生正握着奶奶的手，他对她说话的声音很慢、很轻。

“让我和医生单独待一会儿，本恩，”奶奶说，“我和医生要谈点……嗯，女人的事儿。”

“噢，好吧。”本恩说。他蹑手蹑脚地又回到了病房门旁，拿起一本破旧的《休闲》杂志翻了起来。

医生经过他面前时说了声“我很遗憾”，随后就离开了病房。

遗憾？为什么遗憾？

他有些犹豫地往奶奶的床边走去。

奶奶正用一张纸巾擦拭着眼睛。看见本恩走过来，她停止了动作，将纸巾塞回到病号服的衣袖里。

“你怎么啦，奶奶？”他轻轻地问。

“没事，我没事，只是眼睛里揉进了点东西。”

“那医生干吗对我说‘我很遗憾’？”

奶奶有片刻表情有些慌乱。

“嗯，哦，我猜他遗憾是因为他耽搁了你的时间，我身体检查的结果是完全健康。”

“真的吗？”

“真的，医生给我看了检查结果，我像屠夫的狗一样健壮。”

本恩从没有听说过这种表达方式，不过他猜这一定意味着非常非常健壮。

“这可真是个好极了的消息，奶奶，”本恩大叫，“嗯，我知道你以前说过‘不行’……”

“本恩，我们又要谈那件事儿了吗？”奶奶说。

本恩点点头。

“我已经说过一百多次不行了。”

“是的，但是……”

“但是什么，年轻人？”

“我找到伦敦塔的一个缺陷了，我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制订了一个偷盗御宝的计划。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去实施了。”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奶奶看起来很有兴趣。“把帘子拉上，小点声说。”老太太压低了嗓门。她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到了最大。

本恩飞快地把奶奶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然后在她的身边坐下。

“夜里十二点，我们穿潜水服游过泰晤士河，找到这根古老的排污管。”本恩压低声音。他指给她看那期旧的《管钳工周刊》里刊登的详细图解。

“我们得在一根排污管里游泳？！就我这把年纪？！别犯傻了，年轻人！”

“嘘，小声点。”

“抱歉。”奶奶小声说。

“这不是犯傻。这是英明。那根管子足够粗，你看……”



奶奶从枕头上坐起身来，靠近《管钳工周刊》的那一页。她仔细研究了图解，那管子看起来确实够粗。

“如果我们顺着管子游，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伦敦塔里，”本恩接着说，“除了这根管子，伦敦塔的外围到处都有武装卫兵、监控摄像头和激光感应器。我们采取其他路线是绝对行不通的。”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究竟怎样进到藏御宝的御宝屋里去？”她低声问。

“那根管子一直通到厕所。”

“你再说一遍？”

“厕所。那是个极其古老的厕所。”

“噢，是，那可真是。”

“从厕所出来要跑上一小段路……”

“嗯哼！”

“哦，我是说要穿过庭院走上一小段路。晚上，御宝屋的门肯定是锁上的，而且是双重锁。”

“也许是三重锁！”老太太似乎并不信服。好，本恩必须得说服她！

“那门是坚固的钢铁做成的，我们必须得用钻头把锁·钻开……”

“可是本恩，王冠、权杖，还有那些劳什子，一定会放在防弹玻璃的后面。”奶奶说。

“是的，可那玻璃并不防炸弹。我们到时候引爆一个小的爆破装置来把玻璃炸碎。”

“爆破装置？！”奶奶几近无语，“我们上哪儿去搞这个·装置？”

“我从科学课上偷了点化学药品，”本恩得意地笑了，“我很肯定能够制造出炸药，把那层玻璃炸碎。”

“可卫兵会听到爆炸声的。不行不行。抱歉，这个方法行不通！”奶奶尽可能安静地大声说。

“嘿，我想过这个问题。”本恩一时间很为自己的创意感到高兴，“你那天得早点乘火车去伦敦，装作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我本来就和蔼可亲！”奶奶抗议了。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本恩笑着说，“你从火车站乘78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伦敦塔。然后，你给卫兵们吃点加了安眠药的巧克力蛋糕。”

“哈，我可以用我特制的催眠草药奎宁水了！”奶奶说。“是的，没错，太好了，”本恩说，“卫兵们吃了巧克力蛋糕以后，到了晚上就完全睡过去了。”

“巧克力蛋糕？”奶奶不满地说，“卫兵们当然会更喜欢我自己做的圆白菜蛋糕。”

“哦。”本恩有点局促。

他不想打击奶奶，可没有人愿意吃奶奶的圆白菜蛋糕，除非他们和她关系密切，即便如此，他们也可能会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把蛋糕吐掉。

“我想，从超市里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会比较好。”

奶奶的圆白菜蛋糕配方：

六棵发了霉的大圆白菜

用捣土豆的器皿将圆白菜捣成泥

将圆白菜泥倒入烤盘

在烤箱中一直烤到满屋子都是圆白菜味

等一个月的时间，直到蛋糕变质

将其切片装盘（可以预备一个呕吐桶）

“好吧，你似乎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我很欣赏你的想法。利用那根旧管子的主意真是妙极了。”

本恩自豪得脸都红了：“谢谢您。”

“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呢？他们可没在学校里教你这些是吧？什么排污管之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是没教，”本恩说，“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管钳工的工作。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杂志里登载了一些关于老排污管的文章。”他举起《管钳工周刊》，“我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管钳工。”

他低下头，认定奶奶会教训他或是嘲笑他一番。

“你干吗看着地面？”奶奶问。

“嗯……我知道当一名管钳工的想法很愚蠢也很无趣，我也知道我应该有更有趣的理想。”本恩觉得自己的脸又开始变红了。

奶奶伸手捧起他的下巴，轻轻地把他的头抬起来：“本恩，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是愚蠢和无趣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管钳工，那就是你的理想。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你的理想。你明白吗？你在生活中只要追寻着你的梦想走就行，否则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我想您说得对。”

“我也希望我说的是对的。你瞧，你说管钳工的工作很无趣，可这偷御宝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管钳工！”

本恩笑了。也许奶奶的确是对的。

“不过，本恩，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什么问题？”

“我们怎么逃走呢？如果到头来我们被抓个正着，那这计划实在是没什么用处。”

“我知道，奶奶，我想我们应该顺来时的路返回。先通过排污管，然后穿过泰晤士河游回去。河面只有五十米宽，我还得过一百米游泳的奖章呢，游过去轻而易举。”

奶奶咬着嘴唇。她显然不觉得这其中的任何一项轻而易举，更何况

是在深更半夜游泳穿过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

本恩眼中满含期盼地看着她。

“奶奶，你加入我的计划吗？你还想继续做个大盗吗？”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奶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奶奶？”本恩恳求她，“我喜欢听你讲的那些冒险故事。我真的希望你一起冒一次险。这一次偷盗御宝的行动将会是冒险的极致，你自己说过这是每一个大盗的梦想。奶奶，你加入吗？”

奶奶看着孙子炽热的脸庞。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加入。”

本恩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把搂住了她：“太棒了！”

奶奶抬起她虚弱的胳膊拥抱了他，这是几年来她第一次真正地和他拥抱。

“可我有一个条件。”老太太的目光极为严肃。

“什么条件？”本恩轻声问。

“我们第二天晚上就把御宝放回去。”

20. 蹦蹦蹦蹦

本恩简直无法相信奶奶刚刚说的话。怎么可能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偷到御宝之后，第二天晚上就把它还回去？

“但是这些御宝可是值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他抱怨起来。

“我知道，但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御宝卖出去，我们肯定是会被抓住的。”

“但是……”

“没有但是，孩子，我们第二天晚上就把它放回去。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卖过我偷的东西。我只是为了追求那点刺激。”

“可是你还保留着它们啊，”本恩说，“即便你没有卖，你还是把它们放到你的饼干罐子里了。”

奶奶眨了眨眼。“是的，但我那时候还小，也不懂事，”她说，“从那时起，我懂得了偷人东西是错误的，你也要懂得这一点。”她很严肃地看了他一眼。

本恩很难为情：“我懂，我当然懂……”

“你制订的计划非常棒，本恩，说老实话，真的很棒。但这些珠宝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对不对？”

“是的，它们的确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本恩说。他觉得有点害臊了，因为刚才他一听说要把珠宝还回去竟然如此不情愿。

“而且，别忘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警察，也许全世界的警察，都会去寻找这些御宝。他们会让全英国的警察都来抓我们。如果发现是我们偷了御宝，他们会把我们永远关在监狱里。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不会太久，但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是七十年或八十年。”

“你说得对，奶奶。”本恩说。

“而且，女王看起来是一个那样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我们实际上年龄差不多。我不愿看到她难过。”

“我也是。”本恩轻声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过女王很多很多次。她看起来非常慈祥，总是坐着她的大马车，微笑着向所有人招手。

“让我们仅仅为了这份刺激做这事儿，好不好？”

“好！”本恩说，“我们什么时候做？必须得是个周五的晚上，等爸妈把我送到你家过夜。医生说你什么时候能出院了吗？”

“嗯，说了，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院。”

“那可太好了！”

“可我们必须得赶紧开始。下周五怎样？”

“会不会太早了？”

“不早。你的计划考虑得很周全了，本恩。”

“谢谢您的夸奖。”本恩高兴地说。他感觉自己是第一次让一个大人为他感到自豪。

“等我出院了，就着手偷点我们需要的工具。好吧，本恩，快回家去吧。下周五老时间见。”

本恩拉开帘子。帕克先生，奶奶的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正站在那里！

本恩吓得往床边退了两步。他飞快地把《管钳工周刊》塞进套头衫的后背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本恩问。

“肯定是想偷看我在床上洗澡！”奶奶说。

本恩咯咯地笑了。

帕克先生语无伦次。“不是，不，我……”

“护士长！护士长！”奶奶大叫。

“等等！”帕克先生害怕了，“我敢肯定我听见你或者他在说关于御宝的事儿……”

已经太晚了。护士长大踏步地穿过病房往这边走来，她是个脚非常大、身材非常高的女人。

“有什么事儿吗？”她问。

“这个男的刚才透过帘子窥视我！”奶奶说。

“你是不是在偷窥？”护士长盯着帕克先生问。

“哦，我听见他们正……”帕克先生哼哼唧唧地说。

“上个礼拜他就在偷看我奶奶做裸体瑜伽。”本恩说。

护士长厌恶得脸都发紫了：“立刻滚出我的病房，你这个肮脏的小个子猪！”她尖叫。

帕克先生羞愧难当。面对凶巴巴的护士长，他一步步地往后退去，旋即逃出病房。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对着奶奶和本恩喊道：“我跟你们没完！”随后便跑了出去。

“要是那个男的再来你们就告诉我。”护士长说。她的面孔又恢复到了比较正常的颜色。

“我会的。”奶奶回答。护士长接着便去干自己的活儿了。

“他可能把什么都听到了！”本恩小声说。

“也许，”奶奶回答，“但我想护士长把他吓得不敢再来了！”

“但愿如此。”本恩被这不幸的插曲弄得很是担心。

“你还想接着干吗？”老太太问。

本恩现在有一种坐过山车时慢慢往上爬的感觉。你既想下车，又想接着坐下去——恐惧与兴奋并存。

“想！”他说。

“哈哈！”奶奶给了本恩一个大大的笑脸。

本恩转身准备离开，但随即又转了回来。“我……我爱你，奶奶。”他说。

“我也爱你，小本本。”奶奶对他眨了眨眼。

本恩皱起了眉头。他现在有了一个大盗奶奶。这虽然非常好，但他还是希望她叫他本恩。

*

本恩沿着走廊跑下去。他的心跳得飞快。

蹦蹦蹦。

他兴奋得像触电一般。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除了有一次在当地的游乐场摩天轮上晕车吐了他朋友一脑袋之外，再也没有做过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儿，而现在则要参加一场世界上最为冒险的盗窃行动。

他跑出医院，开始在口袋里摸索钥匙，准备把自行车从栏杆上解开。这时，他抬起头来，看见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

那是他的奶奶。

这本身并不令人称奇。

但是，他的奶奶正沿着医院的墙壁往下滑行。



她把好几块床单系在一起，正沿着楼房的墙壁快速地往下滑。

本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知道奶奶是个正经的大盗，可这也太离谱了。

“奶奶，你在干吗？”本恩隔着停车场大喊。

“电梯坏了，亲爱的。下周五见。别晚了！”她一边喊一边滑到了地面。老太太跨上她那辆电动踏板车，蹬开油门，嗖嗖地往家里奔去。

*

没有哪一周像这周一样过得缓慢。

本恩整个星期都在等待着星期五的到来。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像过不完似的。

装作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小男孩的感觉是很奇怪的，因为实际上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犯罪策划者之一。

终于，星期五的晚上到来了。就在这时，本恩卧室的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哒哒哒。

“准备好了吗，儿子？”是爸爸的声音。

“准备好了。”本恩回答，他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这样做其实很难，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歉疚。“你们明早不用太早来接我。我和奶奶玩拼字游戏通常会玩到很晚。”

“儿子，你不用去和奶奶玩拼字游戏了。”爸爸说。

“不用玩了？”

“不用了，儿子。你今晚根本不用去奶奶家过夜了。”

“噢，不！她又住院了吗？”

“没有，她没住院。”

本恩欣慰地叹了口气。然而，接下来，他感到一阵焦虑：“那我为什么不用去奶奶家了？”

计划已经订好，没有时间可供耽搁了！

“因为，”爸爸说，“十二岁以下少年舞蹈冠军赛就在今晚。你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21. 踢踏舞鞋

本恩穿着那身“爱情炸弹”的行头坐在棕色小轿车的后座。他沉默无语。

“你没忘记这次比赛吧，本恩？”妈妈问。她正坐在爸爸的旁边往脸上补妆。车子拐弯的时候，她的口红猛地在脸上画了一道。

“没忘，当然没忘，妈妈。”

“别担心，儿子，”爸爸接着说，他正骄傲地带着儿子奔驰在成为明星的道路上，“你在卧室里练了那么久。我相信所有的裁判都会给你高分的。全部都是十分！”

“奶奶怎么办？她难道不会在等我吗？”本恩焦急地问。

今晚本该是盗窃御宝的日子，可现在他却要去参加舞蹈比赛。他这辈子还没跳过一回舞呢。

上两周他一直没敢去想舞蹈比赛的事，现在，这倒霉时刻终于来临了。

真的来临了。

他将要表演一段独舞。

没做任何准备的独舞。

他要面对的是满满一个剧场的观众……

“哦，别为奶奶担心，”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她大笑起来。汽车遇到了红灯突然停了下来，睫毛膏抹了她满额头都是。

他们到达了市政厅，本恩看到五颜六色的莱卡裤汇成一条河匆匆地往楼里拥去。

要是学校里有人看见他参赛了，那他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些淘气包可就有了攻击他的弹药，从此后他的生活就会像地狱一般。更可怕的是，他还没有排练过参赛的舞蹈。一次都没有。他真不知到了台上该怎么办。

这是一场在当地发掘最佳少年舞者的比赛，设立了最佳双人舞、最佳女子单人舞和最佳男子单人舞三个奖项。

要是在比赛中获胜，你将有机会代表你所在的郡参赛；要是你又赢了，你将能够代表你的国家参赛。

这将是成为国际舞蹈超级巨星的第一步。今晚的主持不是别人，正是《与星共舞》中的万人迷、妈妈最喜欢的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

“今晚看见这么多漂亮的女士来到这里我真高兴！”他带着意大利口音叽里咕噜地说。

弗拉维奥在现实中看起来比在电视上更光鲜。他的头发往后梳得锃亮，牙齿白得耀眼，衣服紧得就像裹上了一层保鲜膜：“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伦巴了吗？”

观众齐声喊：“准备好了！”

“弗拉维奥听不见，我说你们大家准备好伦巴了吗？”

“准备好了！”他们又一次高呼，这一次比刚才大了点儿声。

本恩在后台紧张地听着，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我爱你，弗拉维奥！”她听起来很像是本恩的妈妈。

本恩环视着化妆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招人烦的小孩子的大聚会。他们看起来令人难以容忍地早熟，个个身上裹着俗艳的莱卡服，脸上抹着虚假的棕褐色，牙齿洁白得从外太空都能看得见。

本恩焦急地看着手表，他知道跟奶奶会合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他等啊等啊，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的家伙没完没了地跳着快步舞、摇摆舞、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探戈舞、狐步舞、恰恰。

终于，轮到本恩了。他站到侧台，等着弗拉维奥宣布他出场。

“现在，我们请来自本地的一个小伙子出场。今晚，他将带给我们一段独舞。有请本恩！”

弗拉维奥轻盈地走下舞台，本恩迈着沉重的步伐出场。他的莱卡爱情炸弹服很不舒服地蹭着他的屁股。

本恩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央，一束追光打在他身上。音乐响起来了。他在心中疯狂地祈祷能有一个东西帮助他逃离此处。这个东西可以是：

火警

地震

第三次世界大战

另一个冰川时期

一群致命的杀人蜂

从外太空飞来的一颗流星，它砸在地球上，使地球脱离轴线

海啸

弗拉维奥被成百上千个吃人僵尸袭击

飓风或龙卷风（本恩并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但是哪个都行）

本恩被外星人绑架，一千年都不返回地球

恐龙通过某种时光隧道重返地球，踩烂剧场的屋顶，吞掉剧场里所有的人

火山爆发。令人烦心的是，这附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火山

巨型懒虫袭击

即便是中型懒虫袭击也行

本恩不是在啰唆。上面任何一样都行。

音乐已经响起一阵儿了，本恩意识到他的身体还一动未动。他往爸爸妈妈的方向看去。他和她正自豪地微笑着，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终于登上了中央舞台。

他往侧台看去，永远微笑的弗拉维奥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笑容。

上帝啊，给我一条地缝吧.....

地没有裂开。

别无选择，只有做点儿什么了。做什么都行。本恩开始动动腿，动动胳膊，然后又动了动脑袋。他身体的这些部位没有一处是和着音乐或是按照顺序动的。在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他让自己的身体在地板上胡乱扭动。那种姿态只能用难忘来形容：虽然你想把它忘掉，却难以做到。



本恩在结束的时候尝试着做了一个跳跃，就在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他嘭的一声摔到了地板上。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接下来，他听到一双手的拍击声。他抬头看是谁。

那是他妈妈。

另一双手也加入了进来。

那是他爸爸。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以为这将是电影里常有的那种场景：一个不被看好的选手攻克千难万险获得了胜利；不久之后，大厅里的每个人都会站起来为这个当地的小男孩鼓掌欢呼。他终于让自己的家人为他感到自豪，与此同时他还赋予了舞蹈新的生命。

然而，这已经是结局了。

那个场景没有出现。

过了片刻，他的爸爸妈妈也感到难堪了，因为他们是大厅里仅有的两个鼓掌的人，于是他们也停了下来。

弗拉维奥走到舞台上。

“哦，刚才的这段表演真是……真的是……”这位意大利万人迷平生第一次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评委们，可以亮出你们为本恩打的分数了吗？”

“零分。”第一位说。

“零分。”

“零分。”

只剩下一位评委了。难道本恩要得四个零分？

最后一位评委一定是为她面前的这个汗流浹背的小男孩感到难过了，因为他用他丝毫不存在的舞蹈天分让祖宗八代蒙了羞。她在桌子底下重新翻了一下记分牌。“一分。”她宣布。

观众席上传来了巨大的嘘声和嘲笑声，那位评委只好改变了分数。

“对不起，我想打的是零分。”她举起了最初的打分。

“评委们给的分数略微有点让人失望，”弗拉维奥拼命地想做出微笑状，“不过，小本恩，我们并没有失去一切。作为参加男子独舞类比赛的唯一选手，你是今天比赛的获胜者。我现在向你颁发这个纯塑料的雕像。”

弗拉维奥拿起一个看起来很廉价的舞蹈男孩的雕像递给了他。

“女士们、先生们，男孩们、女孩们，我们再给本恩多一点掌声！”

依然是寂静，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再鼓掌了。

嘘声又起了，然后是嘲笑和口哨。人们大喊“无耻！”“不行！”“作弊！”。

弗拉维奥的完美笑容开始挂不住了，他弯下腰来在本恩的耳边低声说：“赶紧跑吧，要不然他们该把你活剥了。”

就在这时，从观众席的后排飞来了一只踢踏舞鞋。它以很快的速度飞过来。也许扔鞋的人瞄准的是本恩，但它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弗拉维奥的眉心。他不省人事地倒在了地上。

现在该是我退场的时候了，本恩心里说。



22. 穿莱卡裤的吃人暴徒

一群愤怒的交谊舞爱好者追着那辆棕色小汽车沿着大街猛跑。本恩透过后窗户往车外看，他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吃人的暴徒们齐刷刷地穿着莱卡裤。

爸爸猛踩油门。

呜喻呜喻呜喻呜喻呜喻！

……他们拐了个弯，终于甩掉了暴徒。

“感谢上帝，我刚才给了弗拉维奥一个生命之吻！”妈妈在前排座位上说。

“他只是失去了知觉，他并没有停止呼吸，妈妈。”本恩在后排座位上说。

“小心点总归没错。”妈妈说，她重新补了点口红。原来的口红大部分已经抹到了弗拉维奥的脸上和脖子上了。

“你的表演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拙劣和丢人。”爸爸说。

“那可是两个词，”本恩咯咯笑着进行了更正，“算上连接词‘和’那就是三个词。”

“别给我瞎扯，年轻人，”爸爸没好气地说，“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我真为你感到羞愧、羞愧！”

“没错，真让人感到羞愧！”妈妈嘟囔着表示赞同。

本恩真希望能有个办法让自己赶快消失。他可以奉献出自己全部的过去和全部的未来，只要他现在不用坐在爸爸妈妈车子的后座上。

“真对不起，妈妈，”本恩说，“我是想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的，真的。”他说的是实话。让自己的父母蒙羞，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不管有时候他觉得这两人儿是多么愚蠢。

“哈，那你表达的方式可真够有意思的。”妈妈说。

“我只是不喜欢跳舞而已。”

“这不是问题所在，你母亲花了那么多时间给你做服装。”

真奇怪，爸爸妈妈在你有麻烦的时候不再用“你妈”或“你爸”来称呼对方，而改用“你母亲”或“你父亲”。

“你在舞台上根本没出力，”爸爸接着说，“我觉得你根本就没练习过，一次都没有。我和你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我们从没有过的机会。而这就是你对我们的回报……”

“你对我们的努力嗤之以鼻。”妈妈说。

“没错，嗤之以鼻。”爸爸呼应。

一颗泪珠顺着本恩的脸颊滚落下来，他用舌头接住了它。泪水的味道有点苦。汽车在轰隆隆地往家里奔驰，他们三个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

走出汽车进家门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爸爸刚把前门打开，本恩就蹿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嘭地把门关上了。他坐在床上，身上还穿着那身爱情炸弹服。

他从没感觉到如此孤单，距离和奶奶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不仅让爸妈失望，也让他越来越喜欢、喜欢得胜过其他任何人的奶奶失望了。

他们再也偷不成御宝了。

就在这时，卧室的窗户被谁轻轻地敲了一下。

是奶奶。

她穿了一身潜水服，是顺着梯子爬上来的。

“让我进来！”她夸张地做着口型。

本恩忍不住乐了。他打开窗户，把老太太拽了进来，就像一个渔夫将一条特别大的鱼拽上船来。

“你晚得太久了。”老太太责备说。本恩扶她到床边坐下。

“我知道，真对不起。”

“我们约好了七点，现在已经十点半了。我给卫兵们喂的安眠药很快就要失效了。”

“实在是对不起，说来话长……”本恩说。

奶奶坐在本恩的床上，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你干吗穿得像张古怪的情人节卡片？”她问道。

“我刚才说了，说来话长……”

奶奶评论他的穿着可真有点不应该，要知道她自己正穿着潜水衣、戴着潜水面罩呢。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争执这些了。

“快点儿，孩子。穿上这身潜水服，跟我一起爬梯子下楼。我去发动电动车。”

“我们真的要去偷御宝吗，奶奶？”

“没错，我们试试看！”老太太面带微笑说。

23. 遇上警察

他们呼呼地穿城而过：奶奶驾驶着电动车，本恩坐在她身后紧抱着她。他们俩都穿着潜水衣、戴着潜水面罩。奶奶的手提包，裹着几英里长的保鲜膜端坐在电动车的车筐里。

奶奶看到报刊店的拉吉正准备打烊。

“你好拉吉，别忘了星期一给我留点玛瑞薄荷糖！”她喊道。

拉吉看着他们俩，惊讶得目瞪口呆。

“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往常他可是很健谈的！”

去伦敦的路很漫长，特别是当你骑着一辆最高时速四英里的电动踏板车时（而且是载着两个乘客，最高时速变为三英里）。

过了一会儿，本恩注意到路变得越来越宽了，先是两个车道，然后变成了三个车道。

“屁股！我们上了高速路了！”本恩从后面喊。一辆辆十吨重的卡车从他们的身边呼啸而过。气流的力量几乎要把他们的小车从高速路上扫出去。



“年轻人，你真不应该说脏话，”奶奶说，“我现在可是要加速了，抓紧点！”

片刻之后，一辆非常大的油罐车按着喇叭轰隆隆地疾驰而过，他们的脑袋离它只有几英寸。

“大毛屁股！”奶奶叫了起来。

“奶奶！”本恩无比震惊。

“哦，一不留神说出来了！”奶奶说。成年人从不以身作则。

“奶奶，我抱歉地提醒您，您骑的这玩意儿可不是用来上高速的。”本恩说。就在这时，一辆更大的货车咆哮着经过。本恩能够感觉到电动车的轮子有短暂的时间离开了路面，因为强大的气流将它托了起来。

“我要在下一个出口出了。”奶奶说。就在这时，他们的身后闪起了蓝灯，“哎呀，糟糕，是警察！我来看看能不能超过他们。”她用脚猛踩加速器，电动车从每小时三英里上升到每小时三英里半。

那辆警车和他们并驾齐驱，坐在里面的警察生气地示意他们赶快停

车。

“奶奶，你最好靠路边停下吧，”本恩说，“我们玩完了。”“孩子，让我来应付。”

奶奶在路肩上停下了电动车。警车在他们的前面停了下来，挡住了他们任何逃跑的可能路线。这是一辆大车，衬得他们的电动车看起来就像个小侏儒。

“这是你的车子吗，夫人？”警察问。他很胖，还蓄着一点小胡子。这使得他的脸看起来更胖。他的脸上还挂着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显示出教训别人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哦，也许是第二喜欢做的事，仅次于吃甜甜圈。他的胸牌上写着“巡警·法吉”。

“有什么问题吗，警官？”奶奶听起来很是无辜。因为这一阵狂乱，她的潜水面罩里雾气腾腾。

“是的，有问题，高速路上绝对禁止骑电动踏板车。”警察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腔调说。

其他不可以在高速路上使用的交通方式包括：

滑板

独木舟

轮滑

驴

超市购物车

独轮自行车

雪橇

黄包车

骆驼

魔毯

鸵鸟

“哦，非常感谢您指出这一点，警官先生，我们下一次就记住了。现在请您原谅，我们得赶路去了。再见！”奶奶欢快地说，她重新发动了电动车。

“您喝多了吧，夫人？”

“我出来前喝了点圆白菜汤。”

“我是说酒精饮料。”他叹了口气。

“我星期二晚上吃了点白兰地酒心巧克力。那个算吗？”

本恩忍不住咯咯笑了。

法吉巡警的眼睛眯在了一起：“那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穿着这身潜水服，手提包还裹着保鲜膜？”

这可不容易解释清楚。

“因为，因为，嗯……”奶奶吞吞吐吐地找词。

他们彻底完了。

“因为我们是保鲜膜爱恋协会的会员。”本恩用很具权威性的口气说。

“我可从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法吉巡警没把他当回事。

“我们是刚成立的。”本恩说。

“目前只有两个会员，”奶奶进行了补充，她把这话接着往下编，“我们想让这个协会保持低调，所以在水底下开会，所以得穿潜水

服。”

巡警看起来极为困惑。奶奶不停地说话，显然是希望她能把他彻底搞糊涂。

“请原谅，我们得赶时间。我们得去伦敦和气泡纸爱恋协会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两个协会正打算合二为一。”

法吉巡警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有几个会员？”

“只有一个，”奶奶说，“如果我们两家能合并，那我们可以在喝袋茶、印文件、买曲别针这类事情上省很多钱。再见！”

奶奶一蹬加速器，电动车猛地一下启动了。

“停住！”法吉警官伸出了他的胖手。

本恩吓呆了，他还不满十二岁。现在他恐怕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了。

法吉向前弯下腰，把他的胖脸挨在奶奶的脸旁。

“我送您一程。”

24. 黑水

“就在这儿下吧，”奶奶坐在警车的后排座位上指挥着，“就在伦敦塔的对面。非常感谢。”

法吉吃力地将电动车从后备箱里拿出来：“好了，下一次请一定记住，电动踏板车只能用在辅路上，不能上主路，更不能上高速。”

“是，警官。”奶奶微笑着回答。

“好了，祝你们俩好运，祝你们的保鲜膜气泡纸协会好运。”

话说完，法吉巡警一溜烟地消失在夜色中，留下了奶奶和本恩看着河对岸有着千年历史的伟岸的伦敦塔。夜晚的它显得尤为华丽，四个塔楼已被点亮，倒影荡漾在又黑又凉的泰晤士河的水面上。

伦敦塔曾经是一座监狱，关押过一些显赫人物（包括后来成为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冒险家沃尔特·雷利^[1]，恐怖分子盖伊·福克斯^[2]，纳粹党头目鲁道夫·赫斯^[3]和杰德沃·德^[4]）。现在，伦敦塔已变成了一座博物馆，无价的御宝就珍藏在这里。它们被守护在一个叫作御宝屋的专门的建筑里。（最后一个显赫人物是我瞎说的。不过，我真希望看到杰德沃德被永远关押在伦敦塔里。他们对音乐犯下了滔天大罪。）

这对儿看起来不太靠谱的犯罪组合此时正站在泰晤士河的岸边。“准备好了吗？”奶奶问。在警车后座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的潜水面罩已经完全被雾气遮住了。

“准备好了，”本恩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准备好了。”

奶奶伸出手去握住本恩的手，她数着“三、二、一”。随后他俩便跳进漆黑的河里。

即便是穿着潜水服，他俩也能感觉到河水的冰冷。有片刻时间，本恩看到的只是黑暗，那感觉既恐怖又刺激。

当他们的脑袋从河水里冒出来以后，本恩将通气管从嘴里拔出来。

“你还好吗，奶奶？”

“我还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么有活力呢。”

他们用狗刨式游过了河。本恩虽然游泳不错，但游了那么长时间，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在心里想，真应该把充气臂圈带来，至少应该带一块充气垫。

一艘巨大的派对游轮带着震耳的音乐和年轻人的喧嚣，突突突地沿河而来。刚才奶奶一直游在前面，现在本恩看不到她了。

啊，不！

她是不是被游轮给撞上了？

奶奶是不是已经掉进了泰晤士河底的水坟？

“快点，你这个慢性子！”奶奶在前方对他大喊。游轮过去了，他们又看到了对方。本恩松了口气，继续在又深又黑又脏的水中狗刨。

按照《管钳工周刊》的示意图所示，那根排污管就坐落在叛国者大门的左侧。（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从水上通往伦敦塔的入口。很多囚犯就是从这里被带进伦敦塔度过余生或是被砍头的。现在，叛国者大门已经用砖块砌死了。排污管因而就成为唯一一条从泰晤士河进入到塔内的通道。）



就在这时，本恩欣喜地看到了那根排污管。它有一半没在水中，露

出水面的部分看起来又黑又怪异。本恩能听见波浪拍击管子发出的声响在里面回荡。

突然间，本恩对整个冒险计划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虽然他喜欢管钳工的工作，但他实在不愿意在一根古老的排污管道里爬行。

“来吧，本恩，”奶奶说，她在水中上上下下地浮动着，“既然来了就不能放弃。”

好吧，本恩想。既然一个小老太太都能做，我也当然可以。

本恩深吸了一口气，一蹬腿进了排污管。奶奶紧随其后。

管子里伸手不见五指。他游了几米之后，感觉到有东西从他的脑袋上爬过。他听到了咿咿呀呀的声音，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挠他的头皮。

那感觉是什么东西的爪子在挠。

他用手去摸。

他触到了一个又大又有毛的东西。

他猛地一下意识到这恐怖的现实。

一只老鼠！

一只巨大的老鼠正紧贴着本恩的头皮。

“啊啊啊啊啊啊！！！！！！”他大叫起来。

[1] 沃尔特·雷利 (Walter Raleigh, 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作家、军人、政治家，更作为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在伦敦塔被幽禁期间，他编纂了《世界史》一书。

[2] 盖伊·福克斯 (Guy Fawkes, 1570—1606)，天主教阴谋组织的成员，该阴谋组织曾计划刺杀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和英格兰议会上下两院的所有成员。盖伊·福克斯主要负责后一阶段计划的执行。但是，他在未完成任务时被发现，并在后来的审判中被处死。

[3] 鲁道夫·赫斯 (Rudolf Hess, 1894—1987) 是纳粹党头目之一，因其对希特勒的忠心耿耿而出名。他曾同希特勒一起被关押在兰茨伯格监狱中，在狱中他记录完成了希特勒口述作

品《我的奋斗》一书。

[4] 杰德沃德（Jedward, 1991—），爱尔兰歌手，生于都柏林。他们是同卵双胞胎。最初他们的名称为John Edward，但他们独特的表演方式、滑稽性格和冲天金发造型使他们蹿红，继而变成组合Jedward（杰德沃德）。

25. 幽灵缠身

本恩的尖叫声在管子里回荡。他把老鼠一掌击落，那东西一下子又掉到了紧跟在他身后往前爬的奶奶的头上。

“可怜的小耗子，”她说，“对它好一点，亲爱的。”

“可是……”

“它比我们先到的这儿。来，我们得快点了。我给卫兵们吃的催眠巧克力蛋糕很快就要失效了。”

这两人继续往管子的更深处爬去。管子里又湿又滑，气味也很糟糕。（不幸的是，古代的粪便即便留到今天味儿依然很冲。）

过了一会儿，本恩看到黑暗中有一缕灰色的亮光。那是管道的尽头，他们终于到了。

他从古老的石制马桶中钻出来，又伸出手去帮奶奶爬上来。此时，他们的身上已从头到脚地盖满了恶心的臭烘烘的黑色黏稠物。

站在又冷又黑的厕所里，本恩注意到墙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的窗户。他们从这个洞口费力地爬出去，落在了伦敦塔院落里的一片湿冷的草地上。

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们俩躺在那里，仰望着月亮和星星。本恩伸手抓住奶奶的手，奶奶紧紧地攥着他的手。

“太神奇了。”本恩说。

“来吧，小亲亲，”奶奶轻声说，“我们才刚开始。”

本恩站起身，扶奶奶站起来。老太太立马开始解一直用来裹着手提包的保鲜膜。

这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我可能裹得有点多，不过，安全总比遗憾强。”

终于，足足有几英里长的保鲜膜被解开了。奶奶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那是本恩从学校图书馆里的一本书中剪下来的，为的是让这两位不靠谱的大盗能确定御宝屋的位置。

晚上在伦敦塔院落里的感觉很诡异。

据说，伦敦塔里有很多死在这里的人们的幽灵。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好几个卫兵已经吓得跑掉了。他们说在寂静的晚上曾看见过死在这里的若干个历史人物的灵魂。

现在，有比那更奇怪的物体正在院子里晃悠。

那是穿着潜水服的奶奶！

“这边。”奶奶低声说。本恩跟在她的身后沿着一条有围墙的走廊往前走。他的心狂跳不止，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

几分钟之后，他们站到了御宝屋的外面。这座建筑物俯瞰绿塔和一座纪念在这里被砍头或绞死的人们的纪念碑。本恩想，如果他和奶奶偷御宝被抓住了，是不是也要在这儿被处死？他的后背一阵发凉。



两个卫兵已经躺倒在地上，他们打着很响的呼噜。卫兵身上绣着ER字样、原本一尘不染的黑红制服现在已经在潮乎乎的地面上弄脏了。奶奶藏在巧克力蛋糕里的催眠草药奎宁水起作用了。

可是能起多长时间的作用呢？

就在她匆忙经过卫兵身边的时候，奶奶的屁股缝里传来了熟悉的嘎

墙上稍歇了一会儿，随即又掏出了一个保温瓶。

“喝圆白菜汤吗？”她问。

“不了，谢谢您，奶奶。”本恩回答，他不安地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我们赶紧进去吧，要不然卫兵们该醒了。”

“催，催，催，你们这些孩子只知道催。耐心才是最珍贵的。”她把最后一点圆白菜汤倒进喉咙里，然后站起身来。

“真是美味！好，我们行动！”她说。

巨大的钢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本恩和奶奶走进了御·宝屋。

黑暗中，一阵黑色羽毛的旋风击中了本恩和奶奶的脸。本恩吓了一跳，他又叫了起来。

“嘘！”奶奶说。

“什么东西？”本恩问，他看见一些长着翅膀的东西消失在了黑色的夜空中，“是蝙蝠吗？”

“不，亲爱的，那是大乌鸦。这里有好几十只呢。大乌鸦住在伦敦塔里已经好几个世纪了。”

“这地方可真恐怖。”本恩说，他的肠子已经吓得打成了结。

“特别是在晚上，”奶奶附和道，“来，离我近点。接下来的会恐怖得多……”

26. 黑暗中的人

蜿蜒的长廊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里是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排几个小时的队参观御宝的地方。老太太和孙子蹑手蹑脚地沿着长廊往前走，一路洒下泰晤士河的臭烘烘的冰水。

终于，他们拐了个弯，来到了存放所有珠宝的主厅。那些珠宝就像阴霾天空中透过云层的阳光，照射着本恩和奶奶的脸。

两个大盗惊呆了，他们停下了脚步。摆在他们面前的宝贝惊得他们合不上嘴。这些珠宝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璀璨，这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珠宝的超级组合。

亲爱的读者，这些珠宝不仅美丽无价，它们还代表着千百年的历史。这其中有好几尊王冠：

- 圣爱德华王冠。这是新国王或新女王在加冕仪式上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给他们佩戴的王冠。由金子做成，用蓝宝石和黄玉装饰。这才是真正的珠宝！

- 帝国王冠。上面镶嵌了不可思议的三千颗宝石。这其中包括非洲之星二号（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钻石上切割下来的第二大钻石。不，我不知道非洲之星一号在什么地方）。

- 令人叹为观止的印度帝国王冠。镶嵌着大约六千颗钻石和华贵的红宝石、绿宝石。很遗憾，不是我的尺寸。

- 十二世纪的金汤匙。这是用来为国王或女王施行涂油礼的汤匙。不是用来吃巧克力麦片的。

- 不要忘了圣瓶，那个做成鹰的形狀的金壶。它里面盛着施行涂油礼的圣油。像一个非常时髦的保温瓶。

- 最后，著名的圣球和权杖。他们要戴的东西可真不少。

如果御宝要登载在阿格斯广告中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奶奶拿出一直放在手提包里的一个卷起来的超市购物袋，准备把御宝放到里面。

“好，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这块玻璃砸开。”她低声说。

他的潜水服的袖子里漏了进去。现在火柴和火柴盒都泡湿了。

“不！！！”本恩气急败坏地喊，“妈妈爸爸说得对，我真是个没用的东西，我连火柴都打不着！”

奶奶用胳膊搂住了孙子。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他们的潜水服发出吱吱的声响。

“别那样说，本恩，你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你真的是。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心里的快乐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真的吗？”本恩问。“真的！而且，你那么聪明。你靠自己的力量筹划了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盗窃行动，而你只有十一岁。”

“我快十二了。”本恩说。

奶奶咯咯笑了：“可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对不对？有多少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筹划出这么勇敢的一件事？”

“可我们现在偷不成御宝了，我们的努力都只是白费。”

“还没完呢，”奶奶说，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听圆白菜汤罐头，“我们总是可以试试老式的暴力！”

奶奶把罐头递给孙子，本恩笑着接过了它。他走到玻璃柜前。

“来吧！”本恩拉开了架势，准备拿罐头向玻璃砸去。

“请别这样。”黑暗处有一个声音说话了。

本恩和奶奶都吓傻了。

是鬼魂吗？

“你是谁？”本恩喊道。

那人从暗处走到了明处。

原来是女王。

“你在这儿干什么？”本恩问，“哦……我是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女王陛下？”

27. 拜见女王

“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喜欢到这儿来。”女王用她那为大家所熟知的优雅的声音说。本恩和奶奶惊讶地发现她穿的是睡袍，脚上还穿着一双小巧的毛茸茸的矮脚狗拖鞋。她头上戴着的那尊加冕的王冠是所有御宝当中最华丽的一件。一九五三年的加冕礼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把这尊王冠戴到了她的头上。这尊王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六六一年。它由金子铸成，镶有钻石、红宝石、珍珠、绿宝石和蓝宝石。

现在，他们俩看到的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即便这身打扮的人是女王，那也足够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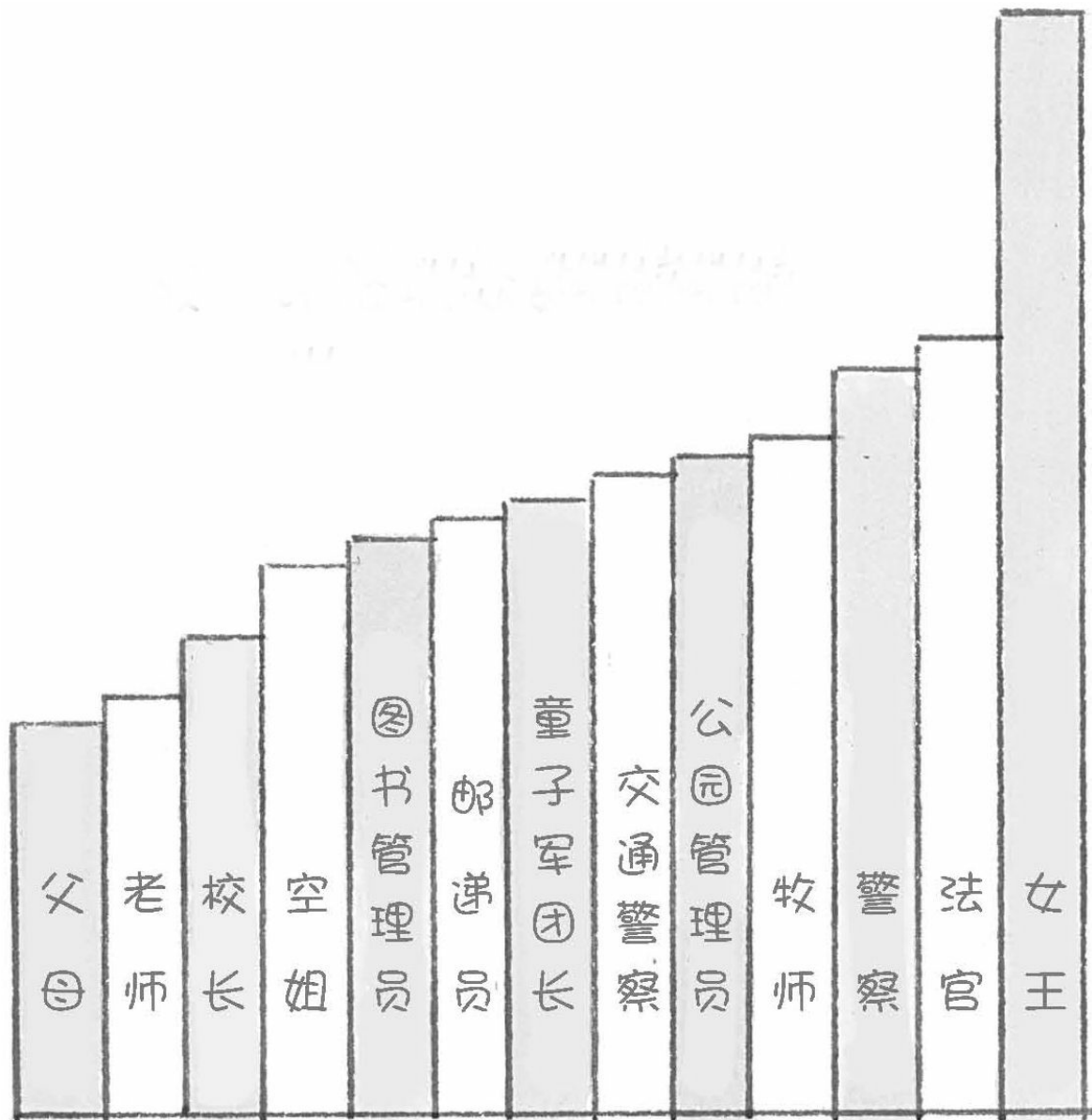


“我是来这儿考虑问题的，”女王接着说，“我让司机开着宾利把我从白金汉宫送到这儿来，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要发表圣诞祝词了。我需要仔细考虑我要说些什么。戴上王冠，考虑问题就要容易一些。问题是，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

本恩和奶奶相互看了一眼，羞愧难当。

被人批评即便是在最顺的时候也是很不好的事情，而现在，被女王批评则是所有被批评的难堪当中最难堪的。如下图所示：

被批评难看示意图



“而且，你们俩身上闻起来满是粪味儿。怎么回事呀？”女王陛下催促着他们，“我在等着你们回答呢。”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陛下。”奶奶说。她低下了头。

“不，她没错，”本恩说，“是我说我们应该去偷御宝的。是我鼓动她来的。”

“他说得没错。不过我想说的是，是我一手编造了所有的一切，是我谎称自己是个国际珠宝大盗。”

“什么？”本恩大呼。

“对不起，”女王说，“我听得非常糊涂。”

“我孙子非常不喜欢周五的时候到我家来住，”奶奶说，“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打电话给他爸他妈，抱怨说我是多么乏味……”

“可是奶奶，我已经不那么想了！”本恩辩解道。

“没关系的，本恩，我知道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改变。我的确很乏味，我只喜欢吃圆白菜和玩拼字游戏。我心里明白你很不喜欢这类东西，于是我从我读过的书里编出故事来逗你玩。我跟你说是个臭名昭著的珠宝大盗，绰号‘黑猫’……”

“可你给我看了那些珠宝呀！”本恩说。他既震惊，又因为被骗而感到愤怒。

“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孩子，”奶奶回答，“都是玻璃做的。我在当地的慈善商店的一个老旧的冰激凌桶里发现的。”

本恩吃惊地看着她，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这所有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竟全都是杜撰出来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是在骗我！”他说。

“我……是想……”奶奶语塞了。

本恩转过身来怒视着她：“原来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大盗奶奶。”

御宝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之后，传来了一声相当响亮、相当高贵的咳嗽声：“嗯哼——”那个很具权威的声音发话了。

28. 酷刑还是赦免

“很抱歉打断你们俩的对话，”女王用她干脆利落的声音说，“不过，我们可以转入眼前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吗？我仍然搞不懂，你们俩为什么在深更半夜浑身散发着大粪的味道潜入伦敦塔来偷我的珠宝？”

“哦，陛下，一旦我开始为了孙子编故事，那谎就越撒越大了，”奶奶接着说，她不敢看本恩的眼睛，“我原本并没有想这样做，我猜我是有点忘乎所以了。和我的小孙子多玩那么一会儿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我想起了以前我给他在睡觉前读故事的情景，那时候他还觉得我乏味。”

本恩不安起来，他也开始觉得内疚了。奶奶是对他撒了谎，这的确不好，可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她乏味这件事很让她难过。

“我跟你在一起也很开心。”他轻声说。

奶奶对他笑了：“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小本本。我很抱歉，真的是……”

“嗯哼——”女王又打断了。

“哦，对了，我接着说。我还没反应过来，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弄越大了。我们开始筹划史上最大胆的一次盗窃行动。顺便告诉您一声，我们是从排污管里爬上来的。我们平时没这么味儿，女王陛下。”

“我想也不会是这样。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阿嚏嚏嚏嚏嚏嚏嚏嚏嚏嚏！！！！！！”

本恩现在真的是感觉内疚了。即便奶奶从来就没当过什么国际珠宝大盗，她也绝不是一个乏味的人。她帮他筹划了这次盗窃行动。正因为她，他们现在才得以在深更半夜来到伦敦塔，并且能够和女王对话！

本恩意识到他得做点什么来帮帮奶奶。

“抢劫是我的主意，女王陛下，”本恩说，“太对不起您了。”

“请放了我的孙子吧，”奶奶打断了他，“我不想毁了他年幼的生命。请放了他吧，我乞求您。我们明儿晚上就把御宝还回来。我向您保证。”

“编得真好。”女王喃喃自语。

“不，这是真的。”本恩大喊。

“您想怎么处置我都行，”奶奶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把我锁在这伦敦塔里一辈子。可是我求您放了这孩子。”

女王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女王终于开口说，“我被你的故事打动了。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做奶奶的人。我的孙子孙女们有时候也觉得我乏味。”

“真的吗？”本恩问，“可您是女王呀！”

“这个我知道。”女王咯咯笑了。

本恩吃了一惊，他还从没见过女王大笑呢。她看起来总是那么严肃。不管是在电视上做圣诞祝词，还是为议会开幕，或者是在看皇家综艺演出中的喜剧表演时，她总是不苟言笑。

“可对于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乏味的老奶奶，”女王接着说，“他们忘了我也曾年轻过。”

“而有一天他们也都会变老。”奶奶补充道，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本恩一眼。

“说得对，亲爱的！”女王表示赞同，“我想，年轻一辈需要给老年人更多一点时间。”

“我很抱歉，女王陛下，”本恩说，“要是我不那么自私，不去抱怨老年人乏味，今天这些事就都不会发生了。”

屋子里的沉默有点儿让人不太舒服。

奶奶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了半天，拿出一袋糖果递给了女王：“来一块玛瑞薄荷糖好吗，陛下？”

“好的，请给我一块。”女王说。她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哎呀，我已经好多年没吃它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糖哟。”奶奶说。



“它可以待在嘴里好长时间呢。”女王一边吮着糖果一边说。之后，她又板起了面孔。

“你知道上一个试图偷我御宝的人是怎样的结果吗？”

“他是被绞死的，五马分尸还是大卸八块？”本恩兴奋地问。

“信不信由你，他被赦免了。”女王带着一丝苦笑说。

“被赦免了，女王陛下？”奶奶说。

“一六七一年，一个叫作布拉德上校的爱尔兰人试图偷盗御宝，在逃跑的时候被卫兵给抓住了。他把我现在戴着的这个王冠藏在斗篷底下，结果在屋子外面掉到了地上。国王查尔斯二世被布拉德上校的鲁莽举动给逗乐了，最后决定赦免他。”

“我得上谷歌搜搜他。”本恩说。

“我可不懂谷歌是个什么东西。”奶奶说。

“我也不懂，”女王笑道，“现在，我准备沿袭王室的传统，赦免你们俩。”

“噢，谢谢您，女王陛下。”奶奶一边亲吻女王的手一边说。

本恩也跪到了地上：“谢谢您，谢谢您，太谢谢您了，女王陛下……”

“好了，好了，别卑躬屈膝的，”女王傲然说，“我最受不了卑躬屈膝，我一生中见过太多的献媚者。”

“真的是很对不起您，我最最尊敬的女王陛下。”奶奶说。

“我说的正是这个！你正在献媚！”女王回答。

本恩和奶奶吓得面面相觑。和女王说话不带点儿卑躬屈膝实际上很难。

“好了，现在就请开心地溜掉吧。不要等整个伦敦塔都布满卫兵。别忘了圣诞节那天看我的电视演讲……”

29. 武装警察

他们的电动车缓缓开回格雷巷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这一次没有警察给他们提供便车。骑着一辆电动车从伦敦回家实在是一段非常远的路程。他们越过一个个的减速路障，呼呼地驶进了奶奶门前的车道。

“这是怎样的一个晚上呀！”本恩感叹道。

“哎哟，没错。天哪，坐在那玩意儿上这么久我还真有点发僵呢。”奶奶年迈而疲倦的身体慢慢地从电动车上滑下来。过了片刻，她对本恩说，“我很抱歉，孩子。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只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太美好了，我不想让它停下来。”

本恩笑了。“没关系，”他说，“我明白你为什么编谎话。别担心，你依然是我的大盗奶奶！”

“谢谢你，”奶奶轻轻说，“不管怎样，今天晚上的刺激够我们享用一辈子的。我现在想让你赶紧回家，做个好孩子，认真钻研你的管子工程.....”

“我会的，我向您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去策划盗窃行动了。”本恩笑着说。

突然间，奶奶愣住了。

她抬起头来。

本恩能听见头上有一架直升机在呼呼作响。

“奶奶？”



“嘘——”奶奶调节了一下助听器，更加专注地听着，“不止一架直升机，听起来像是一队直升机。”

呼……呼……呼……呼！

警车刺耳的警笛声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几分钟的工夫，全副武装的警察从各个角落包围过来。奶奶和本恩已经看不见任何一座小平房了，他们陷入了由警察的防弹背心组成的围墙中。头顶的警用直升机的响声震耳欲聋，奶奶不得不把助听器的音量调低。

从一架直升机的喇叭里传来了一个声音：“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手中武器，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

“我们没有武器！”本恩喊道。他还没到变声期，尖尖的嗓音听起来像个女孩子。

“别跟他们吵，本恩，把手举起来！”奶奶隔着吵闹声大喊。

两个大盗举起了手，几个特别勇敢的警察冲上前来，把枪口对准本恩和奶奶。警察把他们俩推到一边，按倒在地上。

“不许动！”直升机上的声音说。本恩想，有这样一个大个子警察压在我背上，我怎么动弹得了？

戴皮手套的手在他们的身上上上下下地摸索。奶奶的手提包也被摸了一遍，大概是看里面有没有枪。他们要是找用过的纸巾，那肯定是中了头彩，但要是找枪，那肯定一无所获。

接下来，本恩和奶奶被戴上了手铐。之后，他们被拉起来站直了身体。这时，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大鼻子老头从警察的人墙里钻了出来。

是帕克先生。

奶奶家的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

30. 一袋糖

“你们以为偷了御宝可以逃之夭夭吗？”帕克先生高声说，“你们罪恶的计划我全知道。好了，你们完了。警官先生，把他们带走吧。把他们锁起来，把钥匙丢掉！”

警察拽着两个犯人往正在那里等候的两辆警车走去。

“等一下，”本恩喊道，“如果说我们偷了御宝，那它们在哪儿？”

“要证据？那当然。我们的确需要证据把你们这两个盗贼永远关在监狱里。快搜电动车的车筐！”帕克先生说。

一位警察搜了一遍车筐，他发现一个用湿漉漉的保鲜膜裹着的大包裹。

“哈，这一定是御宝了，”帕克先生自信地说，“给我看看。”

帕克先生得意地看了奶奶和本恩一眼，开始解包裹。

很长时间过去了，大包裹被解成了小包裹。帕克先生终于揭开了最后一层保鲜膜。

“哈，我们找到了！”他大声宣布。一听圆白菜汤罐头掉到了地上。

“能把它给我吗，帕克先生？”奶奶说，“那是我的早餐。”

“搜她的小平房。”帕克先生咆哮道。

几个警察试图用肩膀强力撞开前门。奶奶一旁看着，感觉很好笑。她说：“我这儿有钥匙，你们要不要用？”

一个警察走上前来，有点儿局促地把钥匙拿了回去。

“谢谢您，夫人。”他礼貌地说。

奶奶和本恩相互笑了一下。

那个警察打开门，看起来有成百上千的警察立马冲了进去。他们疯狂地搜查着小平房，但只过了一小会儿便空手走了出来。

“先生，里面没有找到御宝，”一个警察说，“只有一个拼字游戏板和很多听圆白菜汤罐头。”

帕克气得脸发红。他把全国一半的警察都叫了来，却什么也没找到。

“帕克先生，”一个警察对他说，“你很幸运，我们还没有因为你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考虑逮捕你.....”

“等等！”帕克先生说，“珠宝没在他们身上或是没在屋子里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偷御宝。我确信我听到了他们的阴谋。搜.....花园！对，没错，挖他个底朝天！”

警察伸出手来制止了他：“帕克先生，我们不可以.....”

突然，帕克先生的眼里闪出一丝胜利的光芒：“等等。你们还没问他们俩今晚去哪儿了呢。我可知道他们是去偷御宝了。我敢打赌他们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警察皱着眉头转向本恩和老太太：“他说的这点倒是有道理。你能告诉我你们今晚去哪儿了吗？”帕克先生简直乐开了花。

就在这时，另一个警察摇摇摆摆地往这边走来，他看起来有些面熟。本恩看到他的小胡子之后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长官，我们刚接到一个找您的电话.....”巡警法吉举着一个步话机说。他突然停住了，因为他看见了本恩和奶奶。“哈，这不是保鲜膜协会的吗！”

“番茄巡警！”本恩叫道。

“我叫法吉！”法吉进行了更正。

“对不起，法吉巡警。很高兴又看到了你。”

长官看起来有些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和他奶奶，他们是保鲜膜爱恋协会的。今晚他们去伦敦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了，是我开车送他们去的。”

“这么说他们没去偷御宝喽？”长官说。

“肯定没有！”法吉巡警大笑，“他们是去和气泡纸爱恋协会开合并会议的，怎么可能去偷御宝！”他对本恩和老太太笑了，“怎么能够！”

帕克先生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可是……可是……他们确实是去偷了！我告诉你们，他们俩是坏人！”

在帕克先生结巴的当口，长官从法吉巡警那里接过步话机：“是，好，对，谢谢你，”他说，他转向本恩和奶奶，“刚才是特殊支队打过来的电话。我让他们查看御宝是不是还在那里。他们说还在。抱歉了，夫人。还有你，小伙子。我们马上把手铐打开。”

帕克先生瘫倒在地，他看起来极其沮丧：“不，这不可能……”

“如果我再听见你叫一声，帕克先生，我今晚就把你扔到监狱里过夜！”警察长官潇洒地转过身，走向一辆巡逻车。法吉巡警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冲本恩和奶奶挥手。

本恩和奶奶向帕克先生走去，他们俩的手还铐在一起。



“你听到的都是故事，”本恩说，“都是奶奶讲给我听的故事。帕克先生，我想你一定是让你的想象力过于自由地发挥了。”

“可是，可是，可是……”帕克先生怒吼。

“我是国际珠宝大盗？！”奶奶咯咯笑了起来。

警察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你也够蠢的，居然会信这样的说法！”她说，“对不起，本恩。”她小声对孙子说。

“没关系。”本恩轻声回答。

警察们把他们的手铐打开，匆忙退回到各自的小汽车和面包车中，飞也似的离开了格雷巷。

“对不起，打搅您了，夫人，”其中一个警官临走前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直升机一架架地消失在黎明的天空中。螺旋桨转得越来越快的时候，帕克先生珍贵的平底帽也从他头上飞了出去，落在了一个水坑里。

奶奶走向帕克先生。此刻，他正光着脑袋站在她家的车道上。

“如果哪天你需要跟人借包糖……”她和善地说。

“哦……”帕克先生不知其所云。

“不要敲我家的门，否则我会把那包糖倒进你的后背里。”她笑眯眯地说。

31. 金色光芒

太阳升起来了，格雷巷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地上还有露水，一片神秘的雾气使得那排小平房看起来颇具神秘感。

“好了，”奶奶叹了口气说，“赶紧回家吧，小本恩，待会儿你爸妈该醒了。”

“他们不关心我。”本恩说。

“哦，他们关心你，”奶奶说，她轻轻地用胳膊搂住孙子，“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也许吧。”

本恩打了一个史上最大的哈欠：“天哪，我真累。今晚可真是个奇妙之夜。”

“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刺激的一个晚上。拿整个世界来换我都不干。”奶奶带着亲切的微笑说。接着，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活着真好。”

奶奶的眼中突然泛起了泪花。

“你没事吧，奶奶？”本恩轻轻问。

奶奶把脸转了过去：“没事儿，好孩子，我没事儿。”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抖。

本恩突然间意识到事情非常不妙。

“奶奶，你快跟我说实话。”

他握住奶奶无力的手。奶奶的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她显得疲惫不堪。

“嗯……”奶奶有些犹豫，“孩子，有件事儿我对你说了谎。”本恩的心往下一沉。

“什么事？”他握紧奶奶的手，让她放心。

“嗯，医生上周把检查结果给了我。我跟你说我没事，其实我是在撒谎。检查结果有问题，”奶奶停顿了片刻，“实际情况是我得了癌症。”

“不，不……”本恩哭了。他听说过癌症，他知道这是一种会死人的重病。

“你在医院碰到医生之前，他刚刚告诉我癌症已到了晚期。”

“他说你还能活多久？”本恩急切地问，“他告诉你了吗？”“他说我活不过圣诞。”

本恩抱住了奶奶，抱得紧紧的，他愿意让他身体的活力融入到奶奶的身上。

眼泪从他的面颊滑落，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刚刚在过去几周的时间里了解了奶奶，现在却又要失去她。

“我不想让你死。”

奶奶注视着本恩。

“没有人能永远活着，孩子。不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我。别忘了你这个乏味的老奶奶！”

“你根本就不乏味，你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盗。我们差一点就偷到了御宝，你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

奶奶笑了。

“是的，可是不要跟别人说起这事。它会给你惹来一堆麻烦的。让它成为我们俩的小秘密吧。”

“这也是女王的小秘密！”本恩说。

“对呀！她可真是个慈祥的好老太太。”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的，奶奶，你会永远活在我心中。”

“这是我听到的最美好的话。”老太太说。

“我爱你，奶奶。”

“我也爱你，本恩。好了，你赶紧回家吧。”

“我不想离开你。”

“谢谢你这么说。但是孩子，如果你爸妈醒来之后发现你不在家，他们会非常非常担心的。”

“他们不会的。”

“哦，会的，他们会。本恩，来，做个好孩子。”

本恩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他帮奶奶从台阶上站起来。

他抱住她，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他再也不在乎她脸上的汗毛了，他甚至还喜欢上了它。

他喜欢她助听器的嗖嗖声。他喜欢她身上的圆白菜味儿。而他最喜欢的，则是奶奶在放屁之后居然浑然不知。

他喜欢她的一切。

“再见。”本恩轻声说。

“再见，本恩。”



32. 家庭三明治

本恩回到家以后发现车道上少了那辆棕色的小汽车。现在还是凌晨。

爸爸妈妈这么早去哪儿了？

虽然这么想，他还是爬上了排水管，从窗户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这么一番攀爬实属不易。彻夜未眠已让他感觉疲惫，沉甸甸的潜水服更给他的攀爬制造了困难。本恩把那堆《管钳工周刊》推到了一边，把潜水服藏到了床底。之后，他尽可能轻地穿上睡衣，钻进了被窝。

他正要闭上眼睛，却听到汽车急匆匆驶进车道的声音。接下来，前门打开了，楼下传来爸爸妈妈抑制不住的痛哭声。

“我们哪儿都找了，”爸爸抽泣着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都是我的错，我真蠢，”妈妈哽咽着说，“我们真不应该让他参加那场舞蹈比赛。他一定是离家出走了……”

“我去叫警察。”

“对，对，我们一定得叫警察了。我们几个小时前就该叫了。”

“我们得动员全英国的人都来帮我们找……喂，喂，我要找警察……是我儿子。我找不到我儿子了……”

本恩觉得异常内疚，他的爸妈的确关心他。

不仅关心，而且是非常关心。

于是，他从床上跳下来，推开卧室门，冲下楼梯，投入到他们的怀抱。爸爸扔下了手中的话机。

“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他大喊。

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用力地拥抱着本恩，妈妈也伸开双臂搂住了儿子。他们像一个大大的家庭三明治，本恩夹在当中，像个大馅。

“噢，本恩！感谢上帝，你终于回来了！”妈妈号哭，“你去哪儿了？”

“我和奶奶在一起，”本恩回答，他没有讲出全部实情，“她……嗯，她病得很厉害。”他难过地说。不过，从爸妈的表情来看，他们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讶。

“是的……”爸爸也很难过，“恐怕她……”

“我知道，”本恩说，“但是你们居然不告诉我，她可是我的奶奶呀！”

“我知道，”爸爸说，“她也是我妈妈呀。我很抱歉没有早点儿告诉你，儿子。我不想让你难过……”

突然间，本恩看到了爸爸眼里的痛楚。“没关系，爸爸。”他说。



“我和你妈找了你一个晚上，我们到处都找遍了。”爸爸把儿子拥得更紧了，“我们没想过到你奶奶家去找你，你总是说她乏味。”

“哦，她一点都不乏味。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

爸爸笑了：“你说得太好了，儿子。可你干吗不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呢？”

“对不起，爸爸。我在舞蹈比赛上让你们那么失望，我以为你们不喜欢我了。”

“不喜欢你？”爸爸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我们爱你！”

“我们非常爱你，本恩！”妈妈跟着说，“你一定不要有那样的想法。谁会理会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利主持的一场愚蠢的舞蹈比赛呢？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为你感到自豪。”

“我们俩都为你感到自豪。”爸爸说。

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很难知道那流下的泪水究竟包含的是喜悦还是难过。其实这并不重要，那泪水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物。

“我们去奶奶家喝杯茶好吗？”妈妈提议。

“好，太好了。”本恩说。

“我和你爸一直在探讨一件事情，”妈妈说，她拉起儿子的手，“我看见了那些管钳工杂志。”

“可……”本恩说。

“没关系的，”妈妈接着说，“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如果那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去努力吧。”

“你们真的不介意吗？”

“真的不介意！”爸爸应和，“我们只是想让你快乐。”

“不过……”妈妈继续说，“……我和你爸想，如果管钳工的工作最终无法糊口，你得有一样东西能作为后备之选才行……”

“后备之选？”本恩平时就不太懂得爸妈的心思，现在就更明白了。

“是的，”爸爸说，“我们知道你不喜欢交谊舞……”

“确实不喜欢。”本恩同意，他感到一阵解脱。

“所以，我们在想，你有没有可能会喜欢上冰上舞蹈？”妈妈说。

本恩诧异地看着她。

有很长时间，妈妈只是直愣愣地盯着他看。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爸爸也跟着笑了，他的脸上还挂着泪珠。本恩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33. 寂静

从那以后，本恩和爸爸妈妈之间的沟通好了很多。爸爸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去了趟五金店，给他买了一些管钳工用的工具。他们一起拆开了一段U形管，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圣诞前一周的一天深夜，他们收到了一个电话。

两个小时之后，本恩和爸爸妈妈一起聚集在奶奶的病床旁。她住进了一家安养院，这是医院无法救治的病人临终前居住的地方。她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也许只有几个小时。护理的人说她随时都会离开。

本恩焦急地坐在奶奶的病床旁。她眼睛紧闭，看起来也无法说话。屋子里的气氛非常紧张。

爸爸在床尾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妈妈坐在那里无助地看着他。

本恩紧紧地握着奶奶的手。

他不愿意让她一个人走进那黑暗的世界。

他们听着她那嘶哑的呼吸声，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声音。然而，还有一种声音比这更可怕。

那就是寂静。

这将意味着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然而，让每个人惊讶的是，奶奶动了动眼皮，睁开了眼睛。她看见周围的三个人，笑了。“我……真饿。”她用虚弱的声音说。她从床单底下拿出一个用保鲜膜裹着的東西，然后开始解开它。

“那是什么？”本恩问。

“一小块圆白菜蛋糕，”奶奶喘息着说，“说老实话，这儿的饭菜太糟了。”

过了一小会儿，爸爸妈妈到自动贩卖机那里去买一杯咖啡。本恩一刻也不愿离开奶奶的床边。他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奶奶的手很干、很轻。

慢慢地，奶奶转过头来看着他。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本恩能够感觉到。她眨了眨眼，轻声说：“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本本。”

以前本恩是多么憎恶这个昵称，而现在他是多么喜欢被奶奶这样叫。“我知道，”他微笑着说，“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大盗奶奶。”

*

后来，奶奶还是走了。本恩静静地坐在爸爸妈妈小汽车的后座上。他们离开了安养院，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已经哭得精疲力竭了。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外面采购圣诞礼物，大街上满是汽车，电影院外头也排起了长队。本恩无法相信，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刚刚发生，人们的生活依然像往常一样继续。

汽车拐了个弯，来到一排小商店附近。

“我能去一下报刊店吗？时间不会很长。”本恩说。

爸爸把车停了下来。外面飘起了小雪。本恩走进拉吉的小店。

叮！店门打开的时候铃铛响了一声。

“啊，小本恩！”拉吉大声地打着招呼，报刊店主似乎注意到了本恩脸上悲伤的表情，“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拉吉……”本恩有些语塞，“我奶奶刚刚去世了。”说起这事本恩又开始哭了起来。

拉吉连忙从柜台后面跑出来，抱住了本恩。

“噢，本恩，我真难过。我有一阵子没看见她了。我猜她身体可能

不太好。”

“拉吉，我来是想跟你说，非常感谢你那次对我的批评。你说得对，她一点都不乏味。她非常有趣。”

“我那次不是想批评你，年轻人。我只是想，你可能还没有拿出时间来认识你奶奶。”

“你说得对，她身上有很多品质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本恩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拉吉开始在店里找开了：“咦……我这儿有包纸巾。我把它放哪儿了？噢，在足球贴纸底下。来，给。”

报刊店主打开纸巾包，从里面拿出几张递给本恩。本恩用它擦了擦眼睛。

“谢谢你，拉吉。是买九包赠一包吗？”他笑着问拉吉。

“不不不！”拉吉咯咯地笑了。

“是买十四包赠一包吗？”

拉吉伸手搭在本恩的肩上。“你不懂，”他说，“这纸巾是我送你的。”

本恩睁大了眼睛。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拉吉免费赠送过东西呢。真是前所未闻，真是疯狂至极，真是……要是不克制的话本恩又该掉眼泪了。“非常感谢，拉吉，”他说得很快，因为他又有点哽咽了，“我得赶紧回车上去了，爸妈正在外面等着呢。”

“对，对。哦，等一下，”拉吉说，“我这儿有个圣诞礼物送给你，本恩。”他又开始在他凌乱的小店里翻腾开了，“咦，在哪儿呢？”

本恩的眼睛一亮。他喜欢礼物。

“对，对，就在复活节彩蛋的后面。找到啦！”拉吉大喊。他拿出一包玛瑞薄荷糖。

本恩有点儿失望，但他努力地加以掩饰。

“哇，谢谢你，拉吉！”他把学校里演戏的功夫都拿了出来，“一整袋玛瑞薄荷糖呢。”



“不，只给一块，”拉吉打开糖袋，从里面拿出一颗玛瑞薄荷糖递给本恩，“这是你奶奶最喜欢的糖。”

“我知道。”本恩微笑着。

34. 齐默助行架

奶奶的葬礼定在圣诞夜，本恩以前从没有参加过葬礼。他觉得这仪式很怪异：棺材躺在教堂的前方，哀悼者在陌生的赞美诗的吟唱中念念有词。一位从未见过奶奶的牧师发表着冗长的关于她的介绍。

他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他可以为任何一个刚刚死去的老太太发表同样的毫无意义的讲话。他用单调沉闷的语调没完没了地讲述她是如何喜欢拜谒老教堂、如何善待小动物。

本恩真想大喊一声。他想告诉在座的每个人，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的叔叔阿姨，他的奶奶是多么了不起，她讲述的故事是多么神奇。

他尤其想告诉大家，他和她进行了一次多么奇妙的历险。他们差点偷到了御宝，还见到了女王。

然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毕竟他只有十一岁。人们会认为他是在编故事。

回到家以后，大部分去教堂的人都跟着一起来了。他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的茶水，吃了一盘又一盘的三明治和火腿肠。屋里的圣诞装饰在这个悲伤的时候显得非常怪异。刚开始人们还在谈论奶奶，过了一会儿便开始闲聊起其他的事儿来了。

本恩独自坐在沙发上，听着大人們的交谈。奶奶把所有的书都留给了他。现在，这些书正一堆堆地摆放在他的卧室里。他正想着偷偷溜回房间去看这些书。

过了一会儿，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太太扶着一个齐默助行架慢慢地穿过房间，在他的身旁坐下。

“你一定是本恩了。你不记得我了？”老太太问。

本恩看了看她。

她说得对，他的确不记得她是谁。

“我上次见到你是在你过周岁生日的时候。”她说。

难怪我不记得，本恩心里说。

“我是你奶奶的表妹艾德娜，”老太太说，“我和你奶奶小的时候常在一起玩。那时候我们和你差不多大。几年前我摔了一跤，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到了一家老人院。你奶奶是唯一一个经常来看我的人。”

“真的吗？我们以为她从来不出门呢。”本恩说。

“哦，她一个月来看我一次。这对于她来说很不容易，因为她要换乘四趟车，我对她充满了感激。”

“她是个非常特殊的老太太。”

“的确是。非常善良，非常为人着想。我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所以我和你奶奶经常坐在老人院的客厅里一起玩拼字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你们也玩拼字游戏？”本恩问。

“是的。她跟我说你也非常喜欢玩拼字游戏。”

本恩忍不住笑了。

“是的，我喜欢。”

让他惊讶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撒谎。回想起来，他的确喜欢玩这种游戏。现在奶奶走了，他和她度过的每一瞬间都弥足珍贵，连御宝都要相形见绌呢。

“她总是谈起你，”艾德娜说，“你亲爱的奶奶说你是她的生命之光。她说她每周五都盼望着你的到来，那是她每个礼拜最快乐的日子。”

“那也是我每个礼拜最快乐的日子。”本恩说。

“好，如果你喜欢拼字游戏，那你一定得找个时间到老人院来跟我玩一把，”艾德娜说，“你奶奶走了，我需要一个新搭档。”

“那太好了。”本恩说。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爸妈看《与星共舞》圣诞特别节目的时候，本恩从卧室窗户爬出去。他顺着排水管溜到楼下，悄悄地从车库里搬出自行车，最后一次骑车去奶奶的小平房。

外面在下雪。车轮压得路面嘎吱嘎吱响。本恩看着雪花片片飞落，软软地落到地面上。他几乎没怎么看路。这条路他已经烂熟于心了。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去了奶奶家这么多趟，他已经熟知了这路上的每一个沟沟坎坎。

他把自行车停在奶奶的小平房的外面。房子的屋顶上散落着雪花。屋子外面堆积着邮件，所有的灯都灭了。一个悬垂着冰激凌模型的“待售”牌子孤零零地站在门外。

即便这样，本恩还在下意识地期盼着奶奶出现在窗户旁，带着期待的微笑注视着他。

然而，她毕竟不在这里。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但是，她还留在他的心坎里。

本恩擦掉泪水，深吸了一口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有一天，他一定会给他的孙子们讲述那个神奇的故事。

尾声

“圣诞节是一年当中的特殊时刻……”女王说。她还是那副惯常的严肃模样，此时正威严地端坐在白金汉宫的一张古董椅子上，给全国人民做一年一度的圣诞祝词。

爸妈和本恩刚吃完圣诞午餐，正端着茶杯一起坐在沙发上观看女王的电视祝词。他们每年都是这样。

“这是家人团聚和欢庆的时刻。”女王接着说。

“然而，让我们不要忘记老年人。几周前，我在伦敦塔遇到了一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士和她的孙子。”

本恩在沙发上有些不安。

他扫了一眼爸爸妈妈。他们正专注于看电视，并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这次相遇使我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怀。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请在公共汽车上把座位让给一位老者，或是帮他们拿拿东西。请跟我们一起玩一玩拼字游戏，或是时不时地给我们带点玛瑞薄荷糖。我们老年人也喜欢嚼薄荷糖。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我们老年人并不乏味。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做出让你们震惊的事儿。”

说完，女王带着一个淘气的微笑，向全国人民掀起了裙子——她穿着一条米字旗内裤。



爸妈惊讶得把茶水都喷到了地毯上。

而本恩只是微笑。

女王也是个奶奶大盗，他在心里说。



作者介绍

大卫·威廉姆斯 英国当代最著名的儿童图书作家，在评论界享有“罗尔德·达尔绝对继承人”的美誉。

2008 年至今，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全球大小读者的热烈追捧和好评——其作品以“幽默风趣”“温情耐读”而著称。

他是英国著名的喜剧明星和演员，曾通过参与各种活动为慈善团体募得大量捐款。

他是英国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曾获“不列颠骄傲”的荣誉称号。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他的官网：<http://www.worldofwalliams.com/>

绘者介绍

托尼·罗斯 英国著名的插画家和作家，曾荣获凯特·格林纳威奖提名奖、英国聪明豆图书奖银奖、德国儿童图书奖，还曾三度荣获“最佳绘者银画笔奖”。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骑士，但他从事的工作却一直与艺术有关。

他的画作活泼俏皮，线条具有强烈的情感张力。

他的幽默感与创作量一样丰沛，创作的绘本超过 350 种，专著达 70 多种，并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动画片。



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童书奖作者的最新力作
给孩子的勇敢成长魔法 给大人的美好生活秘方

- ◎世界著名插画家托尼·罗斯创作插图
- ◎英国图书馆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借阅的热门图书
- ◎以 30 多种不同语言出版



有趣极了……这是一个幽默、令人动容、不时又有些小伤感的故事。

——英国《泰晤士报》

在这本书中，大卫·威廉姆斯在高度的喜剧性和情感传递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英国《每日邮报》

那些认为奶奶们只会穿紫色衣服和玩填字游戏的人都会被这本《了不起的大盗奶奶》逗得哈哈大笑。

——英国《每日电讯报》

《了不起的大盗奶奶》可能是大卫·威廉姆斯最有趣的小说了。

——英国《热度》杂志



陈列类别◇儿童文学类

ISBN 978-7-5448-2816-1



定价：19.80元

